T2720/7914.4

5-

孝宗
武宗

皇明通紀 九之十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6 1959

新鍥李皐吾先生增補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卷之十五

李皐吾批點　粤濱逸史清瀾釣叟　臣東莞陳建輯著

弘治

孝宗敬皇帝　御名祐堂。憲宗長子。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睿武大德至仁。戊申弘治元年。在位一十八年。

戊申　弘治元年。

正月擢左庶子劉健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健河南洛陽人。○召巡撫遼東左副都御史馬文升為左都御史召南京刑部尚書何喬新為刑部尚書。二月　上耕籍田禮畢宴群臣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押語。馬文升厲聲曰。新乱宸聰耶。即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郎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於是得釋時論韙之。○三月　上視太學謁先師。○勑脩　憲宗皇帝實錄。○南京吏部主事儲巏上疏薦舉謫籍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

上詔先師
弼拜藉田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諸崖上疏薦辛遺牙所攻

謙功在社稷致仕

四忠並列

講辨講學所以出治之本

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得罪遠謫崖惜其才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狥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蠻夷嶺南之間毒霧瘴氛與死為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前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二祭時給事中孫需等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賜謚祀葬之陽為之記杭州後復以于謙配五子胥褚遂良岳飛為四忠祠嗚呼兩地專祀四忠並列謙之死為不朽矣

少詹事楊守陳請勤講學聽政疏曰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為出治之本者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為致治之綱者也臣昔忝官僚伏覩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儒臣

理欵意微之辨

澄下前接天顧之卞

信惟內臣之言語

政事就為得失

肅然進退咯陳訓詁未嘗降一賡問以考究聖賢之奧旨帝王之至道恐啓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　陛下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丰儀而已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言語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群吏之情弊萬民之疾苦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　陛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伏望遵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

陛下聽講之際凡有未明輒賜清問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人臣之就為忠邪政事之就為得失天下何因而治亂歷代何為而興亡皆一一講明之必使聖心洞然而後已凡四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　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

陛下悠寥思清 理裁決庶務。一遇經書題奏。或有隱字奧義。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陛下一日之間。召見若干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悠寥而心清感必而理明。則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 陛下御文華殿而出治之本立 致治之綱 畢 各盡其謀。 陛下審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則召內閣面議而批答之。凡內外官員見辭赴任。或自任所求見者。 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地方之利病。兵民之休戚。俾各從實以對。因以察其賢否忠邪。而加黜陟焉。罷行焉。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以天下之耳目為一己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為腐談。詢岳違聽為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政事不必與群臣面議。但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門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謂可以致治。臣恐積弊未革。隱禍已深。不但如目前所慮而已

寄聰明於左右之人 上裒納之。吏部尚書王恕議保治奏狀言。正統以來。每日止設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 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聰明於左右之人。大臣與左右之人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亦不過寄聰明於門客之識見。未必盡合公論。或得於聲音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是故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欲察識之得其真。必須 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亦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事。亦可以啟沃 聖心而進於高明矣。

寄聰明於門客

編校之言與文義合

王鏊編校文言正與彷文義合必非二公之言敬之也

孝宗睿皇帝 卷

三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讀尚書孟子及午進讀大學衍義自後以為常請畢賜茶 上嗟乎先生而不名。四月天壽山大風雹毀屋傷物震驚陵寢。

上呼先生而不名歟

士之心專

上遣官祭告戒諭群臣修省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既被劾罷劉吉慮科道官劾己乃傾身阿結昏夜款門祈免彈劾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凡科道為 聖情採納者悉謂由己自此人無復有言之者矣至是左庶子兼侍讀張昇上疏謂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為先萬安尹直相繼罷去獨劉吉尚留深結科道昏暮款門柔佞取悅無所不至

劉吉柔佞取悅無所不至

密口劍腹

恣睢壅蔽煽熾炎炘吉與綳姻請托公府賂入私門數吉十罪自謂李林甫之蜜口劍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為一宜亟遣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奇也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指為輕薄小人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由是人目吉為劉綳花以其耐彈也○逮御史涉鬯及壽州知州劉槩下獄鬯為人抗爽喜為大言以風節自負先是以印馬詣內閣會勑萬安劉吉并直謂曰近日詔書裹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鬯即以其語劾奏之謂其不當稱裹面且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數

人目吉為劉綳花

湯鼎以風節自負

日司禮監宣鬯入傳旨以疏已留中大言沮不出時併劾諸中官諸中官稍匿鬯即然遂出益肆志自負多以草疏示人已而安直皆免鬯與李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為君子進小人退羅劉吉罵在不足忌也一時直聲震天下吉使門客徐鵬留御史魏璋書言當夢一人牽牛陷澤中鬯手提牛角引之而上蓋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瀕危賴鬯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為壽鬯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謂其沃言誹謗遂捕鬯及槩下錦衣衛獄○六月逮虜犯天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僧繼曉伏誅給事中林廷玉言姦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已發為民然盜竊賞賚家資鉅萬日擁美姬以自娛漏網故鄉優游自在非所以昭興法而示陛上納其言命錦衣官械繫曉至京斬于市○七月二十日文華後殿講書畢

賴鬯復安之兆

非所以昭興法而示戒

上賜諫臣程敏政等各織金綵衣金帶及紗帽烏靴皆叩頭謝訖上顧謂曰先生辛苦咸對曰此皆職分當為頃者而退敏政有詩記之曰日映衆曦晚殿深湛恩稠疊寵親臨寢衣紅濯天機錦東帶黃分內帑金久安清班容官寢漸驚華髮點朝簪經生職分參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八月詔考正孔廟從祀名位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如苟況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程敏政上言聖王治天下以祀典為重況孔子功德在萬世必文與行兼名與實副者乃可以從祀若戴聖身陷贓吏劉向喜談神仙馬融為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為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為吏不廉為將不義得罪名教皆宜黜祀頴子魯子思配享于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宜別立啟聖一祠祀叔梁紂而以顏無繇曾哲孔鯉及孟孫氏配享祭酒謝鐸則謂

考正孔廟後祀名位

孔子功德在萬世

宜別立啟聖一祠

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

三臣所議皆是

繼宗為知府蕭九載民罷而不忍捨去

繼宗革除供給

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詔送臣議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益於經傳則馬融楊雄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云

循良

張程謝三臣所議皆是而當時不能從何也至嘉靖聖天子始斷然一切正之豈事固有待與惟薛文清從祀之議近來若給事中楊應解一貴都御史姚諫參政許讚御史楊瞻輿得人屢屢言之當時皆以議不同而止

擢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為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繼宗山西揚城人性剛直明多古民間地土繼宗悉奪而還之權貴斂跡咸化乙巳星變上疏左

雲南副史復累陸巡撫雲南卒繼宗為人好善惡惡出於天性與人不
苟合人多悼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其剛直廉介之操雖庸人孺子皆知
其名云○以都指揮王欽梁宏為都督僉事既而罷之時太監李良與御
馬監宏欽乞陞既得旨矣武選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体勢
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
命士論壯之○冬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恩文安洪謨嘗著經書疑辨
錄每自言吾為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
弱冠為縣學生即有志經濟大事力于經史百家至凡典禮兵刑潤運水
利之類莫不通究曉晰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章奏日
或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理險易兵力分合皆參驗貝中肯綮事下三邊
邊人驚服而於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之事尤偉改武選郎中值
上登極上疏論八事曰儲養以端聖德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時劉吉柄國疑容侵官將陰
中之尚書余子俊為言于吏部得出為參政容恚浙江尤有聲既而竟以
考察去位聞者大駭容著述甚富有式齋稿敘園雜記若干卷

欽定四庫全書 卷

李卓吾云陸容浙江蘇州人也自弱冠有志經濟凡天地間事類無不留心及乘進士絕意仕進四方北北標當日上疏極論時務詳明規其上疏八事皆安國聖邊之大議然則容亦人傑哉惜乎柄国者乃謂吉非其人而陰中之其不終於仕也宜之何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卷

岳倫字彝之土胡端敏奏議謂近年人才缺乏正謂此也餘冬序錄亦謂近歲黃州知府盧濬守已愛民而得罪上司應朝去戚曹濮繼之時其所親貪暴自恣兩經考察皆得完全時有盧濬不肯逢迎交結之臣乘朝覲以罷去考察以揩斥撫按之權以為彰癉之術然其如多私鮮公何哉

維宗剛直廉介

武選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

洪謨著經辨疑

維三公之貴不與易

陸容有志經濟

劉古柄国疑容侵官

陸容疏論八事

張桂假考察以揩斥撫按之臣

張桂乘朝覲以羅去忠讜之士

己酉弘治二年

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謚肅敏子俊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亦名言云○謫兵部主事李文祥為貴州興隆衛經歷先是文祥既出為咸寧丞王恕重其才尋奏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媒孽文祥前安議朝政者於是亦被逮成獄降遼衛經歷未幾進表南還泛寒至商河城曲河水陷溺死時年三十○謫御史湯鼐知州劉棨戍甘肅貶庶吉士鄒智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先是棨等既下獄馬文升掌都察院以非訪朝政罪受賕餽遺誹謗朝政問充軍棨比擬造妖言者律罪死時言官畏內閣威權無一人敢為棨等申白者惟王恕上疏救之劉吉票旨不從竟發充軍時吉憾智嘗劾己諷錦衣衛因發獄辭連及智併下之獄逼供與罪著

王恕上疏救暨公道激之也

文祥召還授兵部主事

子俊名言

徙來訓謗朝政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乃謫人城後二年卒年二十六

名臣鄒智獄中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事垂清史定誰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徐看其練慨忠愛真夢中不識身猶繫文逐東風入紫宸文辭朝詩有曰書破胆

亦自謂曰吾讀書之能事畢矣不死則希越常格不幸而死亦收忠義之名學勇退者則拂日月而行以取捷徑士君子立身事君而顧如是哉建謂夏大理之言為人臣尤宜自省者

天下大事賞與罰

吉在內閣以輔務何知国体

知鄭少谷之言為人臣尤宜自省者

以左都御史馬文升為兵部尚書召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屠滽回掌院事○調南京給事中周紘為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昺為南京通政司知事先是紘芾奉命南京教場點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刀蹬劉吉票言今吏部調外任王恕執奏紘昺奉命點軍不宜調吉不聽復票言云周紘張昺點軍不到知何不即奏聞却乃展轉刀蹬挾制人已從寬調外任了罷恕復奏言天下大事賞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為治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伍者之罪反責點操之官何以使人哉吉猶不從科道交奏以為老臣言宜聽紘昺乃得改京職吉在內閣專以報怨為務上初即位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為首及論劾大臣必指斥萬安及書南京科道保舉王恕入閣乞速罷去萬安劉吉言尤激切及安既去吉當

國事政與恕內外不合恕有所行吉必從中沮之時中官蔣琮守備南京計奏給事中方向等言吉票言時請理寺丞吳諷御史論毒不請刑名改南京光祿少卿恕又薦大僕少卿白思誼為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沮抑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為吉所娟嫉畏其威權不敢言惟以懷恩在內知恕之賢吉雖嫉恕亦不敢加害云○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獅吳人所過橫為侵擾禮部給事中韓鼎上言

陛下初政放驅珍禽異獸天下聞之咸未踰年遽受夷人貢獅恐無以杜方來獻者況猙獰之獸非宜狎玩且供費不貲宜罷遣之時　上不置妃嬪繼体未立嗣復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參差是弗圖乃徒建設寮麗將以徼福於神不已惑乎　上嘉納之

李夢陽曰孝廟不立貴妃增置嬪御言官有以匹夫之行言者或前之不讀礼者也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諸侯一娶九女皆

廣嗣之道也

六月京城及通州等處大雨水溢軍民房屋傾倒人畜漂溺死者甚衆詔
審錄獄囚百官各陳政事闕失○時皇莊屢民戶部郎中周軫言
天子藏富於民皇亦有莊顧示以小非稱宜與民否亦宜革管莊如例敢
限三分責民入租有司解部以進疏入留中○八月刑部尚書何喬新等
言伏覩大明律四百六十條其間計贓科罪者居多至於計贓又須估鈔
方可定罪然計贓科罪者律也律一定而不可易以贓估鈔者例也例所
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

皇亦有莊

估鈔方可定罪此律也

國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
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
銀伍錢即坐絞斬罪名雖曰民俗漸流滂恐人易犯故重以懲之然非

何喬新辯定律法

祖宗制律之本意矣查得正統成化間都御史陳智監察御史李至剛等各有論

過刻過迂後非總旨制

奏或欲照依國初估鈔折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
滑中時議者以銀錢估鈔難例行之已久宜仍依原估喬新等議遂不行
國初定律大略計錢定罪不知何時始變例為估鈔
國初坐贓貫盈問絞斬直不知何時改為雜犯
例行犯贓銀二兩估鈔八貫坐死贓罪輕重不倫故不得不變
為祿犯許贖矣○若變法之失而實鈔估作其倫也霍文敏奏議謂
人明律有祿人受在法贓八十貫絞罪為之禁欲人難犯也文臣以其
犯而已遂托欽定事例改從雜犯太祖制法初意矣建謂
太祖制法欲傳之萬世而未及三
聖祖制法律書變改始於徒法廢而流法亡如勝都憲昭所謂決斷武臣益
貪縱不檢

法輕易犯益肆非太祖制法初意

祖宗深重變亂成法之戒而變亂如此況後此愈久愈遠將若之何

楊守陳未奏進權

十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李謙文數守陳浙江鄞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平
有六年泊然自處不嘗求進權要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

陣 吾從婆婦

謝郎之私謂其人曰吾猶娶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嘗被命教內豎教成多去為近侍與守陳同事者逐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藉士論多之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內難而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採輯尚可補國史之缺

英宗實錄標目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言剋庚王附是宜改正 章奏欲上以病不果○今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貟二名五百里者每里貟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次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餘照

春夏秋每月操二次

順元年例

寓兵於農之意 兵朝承平百餘年來衛所之軍多占奏合別圖丁糧雇募頂役考制頗不同與於治要議有隨圖里編民兵之策署與此合經世者考之

兵部言宣德正統間各監局等衛門官俱有定員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不然矣前者陛下將內官論年遞降益矯往來濫陞之弊欲復祖宗之舊制誠是也臣於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起內官其數頗多夫前既以為濫而復陞之舉措如此其何以示天下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太祖太宗復見於今日英不稱頌而愛戴之益聞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財及登寶位又能盡織造屏去一應珍奇玩好之物治近習竄國亂政邪術敗君閹上之罪逐逐刺麻番僧法王佛子國師萬餘員追回濫賞莊田蟒衣等項裁抑奢侈

各監局等衛門俱有定員

陛下在青宮存心正大

濫陞內官

天下臣民所以補頌而愛戴之也天何未久而又濫賞內官如此而愛戴君德以至于宿瀰漫四出不由故道未盡沒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

災異迭見

復官員給由例

任滿者令給由若人齎繳免其赴部

奉竟此天下臣民所以補頌

河宜 疏不 宜塞

其議者曰不然。河而節開之。一注而溉之。則五穀者先涸。使者至。徐出示二竟。一竟五穀者。各金龍之決。山東以為憂。而河南復慮其塞。兩議之弗定。亦久矣。白公既從疏議。于是培增汴堤。又疏其下流。諸河故兩省之民咸宜之。頌之亦以矣哉

定廣積倉糧

定廣積倉糧。有司每十里以上務要積粮一萬五千石。每石三年一次。不滿降用。

定積倉糧民受寔惠此之謂民之父母

杏盤有司以三分者。罰俸半年。以五分者罰俸一年。以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

冬惠星見於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時內臣勢盛刑部侍郎彭韶上言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粮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倣傚。虛名實支。遮掩外攬。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承而行之。不復審處。及至有

事体既定就行奏取旨奉行

彭韶此語切中今日机宜

喬新執法不阿

犯多從寬宥。第宅踰制。服食求奇。聲勢移人。望風震懾。於斯極矣。可不亟為懲戒乎。又言臣獲隨午朝。編念日奉尋常起故于事無補。頃陛下執其要焉。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大壑除大災異。緊急錢粮。邊報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奏乞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事當會議者。就於御前公同計議。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於聖明耳目。而郡臣邪正亦自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興事。

弘治四年

春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不阿。群小多不悅。有御史劉謀蹤陸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曾逐誣奏喬新受親故餽遺囑托內閣劉吉。素嗾衙喬新遂下錦衣衛鞫訊無驗。喬新乃乞致仕而歸。曾參

亦謫外。尋又以罪論死。人皆為喬新快之。

（夷溪雜記）先是阿喬新推重王恕每不平劉吉所行吉憾之及得（雙目劉告尋亦罪歸）大盜白晝入其家驚怖而死天道好還如此

擢吏部左侍郎彭韶為刑部尚書。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有罪下獄（柳景有罪下獄）奪爵。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亦下獄坐免。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法追贓鉅萬。視其爵。景求援于戚畹壽寧侯為內援。減其贓且擿他事誣紘以圖報復。由是紘亦被逮坐免。既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有盲。免其餘欠。彭韶上言（彭韶執法直奏）

固知

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守法之官不阿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贓數十未及一。乃特蒙恩盡行蠲宥。如物論何。且景贓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蓄田藉口。良善解躰。誠非國

家之利也。不聽。

八月修

憲宗皇帝實錄成總裁大學士徐吉徐溥劉

健副總裁禮部尚書掌詹事府立濛以詹事兼侍讀學士汪諧也

王氏鏊曰前代修史。左史記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朝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厭與臣干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為吏戶禮兵刑工為十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繼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勒令致仕）

舉人好恢諧者。吉因奏定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作威福如（京人欄街而指刘吉）

此。至是吉瀕行。京師人欄街指曰。唉綿花去矣。吉去舉人會試禁限亦除。

是月二十四日

擢丘濬入閣

皇子生即　武宗皇帝也。○十月命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太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先是召入閣者皆自侍郎而下。未有以尚書入閣者。尚書入閣自濬始。○擢吏部左侍郎張悅為南京兵部尚書。悅松江華亭人篤學力行居官恪慎守法以不欺為本

張悅不欺為本

謂人曰古之聖人其過人遠甚。凡所敵為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者。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誤者。性素清約。自庶僚至重任四十餘年終始一節。○十二月復起秦紘為南京戶部尚書。紘既免科道交章論救王恕亦極言紘清忠不宜罷。遂起用焉。紘山東鄆縣人。平生剛毅廉介。歷官至大司徒。所居僅蔽風雨。妻孥麥飯菜羹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朱驥卒。驥性度寬厚。法獵書史。初襲衛正千戶。少保于謙以女妻之。天順初謙為權姦構害。驥亦坐累謫戍邊。成化初謙冤白。驥得還任。二年以兵部薦陞指揮僉事。督官校捕逐盜賊有功。累遷今職十四年。命掌錦衣衛印。尋奉敕兼理棉花絲綿。密察之務。驥為政不苛。時重妖言禁。有妖人真惠孝偽為書以惑眾為邏者所發。株連數十百人。皆當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惠耳。餘皆愚民何喜得逆。減戍邊。有衛卒偵其鄰人傳示妖書。欲發其事。覘賞亟以告。驥斥之曰。此安耳。取書焚之。滅其跡。凡制獄下錦衣者。所司輒以巨梃加之。以屬威驥獨否。

掌錦衣衛印

驥捕賊有功命掌錦衣衛印

妖書獨罪其首餘不與校

驥之明也

鄧

不易弘治遴選軍政兵部列疏獨稱驥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上怒遣中使詰責驥具以實對卒

雲南會捷恃肯者或譖其用小杖。

閒楊氏守陳曰。國朝設錦衣衛為親軍戰任雄要。其掌徒隸察舉官邪。民惡則司隸校尉御乘輿。則漢奉車都尉之戰也。其掌制獄速繫則又蕪廷尉之戰也。蕪是數戰雄要莫尚焉。任其戰者。往往恃寵特勢。覬利驕貨。遠或數年。近或二三年。輒憤事以賈禍。惟朱驥監前車務

秦紘歷官南京戶部尚書僅蔽風雨妻孥麥飯

張悅始終一節

此正不善讀書

悅不欺為本

悅松江華亭人

悅南京兵部尚書

悅恩怨利害動其心

悅公無私

悅松江華亭人

悅南京兵部尚書

未嘗善始令終　為長厚恪守厥職可事二十餘年善始令終近時所未見也

先帝脩齊行法之所　封　皇太后兄王源為瑞安伯弟王清為崇善伯王濬為安仁伯源濬進爵為侯

光禄錢粮悉民脂膏血　七月御史刁難程巡視光禄寺上言臨收厨料見光禄寺製造皇壇器用不知　皇壇之設何所取詢之於人乃　先帝脩齊行法之所甚造此器所以待朝廷不時之需也　陛下即位凡若此類廢之殆盡苟為而猶有　皇壇器用之製哉夫光禄寺錢粮悉民脂膏血豈可置之無用之地頃者李孩省繼曉倡為邪術虚耗民財　先帝信之篤加禮敬信萬礼勤無他惟祈福與壽　陛下置之典刑者無他意在希福與壽無疆也彼二人者罪惡深重蒙　先帝為孩省等所誤事已往矣彭程乃暴揚於章奏之間無人臣禮下鎮人心稱快則禍亂之来二人尚不能自免又焉有福壽於人之理哉上曰叫先帝之意也　撫司鞫問送法司擬贖杖還職命仍繫之尚書彭韶後以會審議上發隆慶衛充軍府部大臣及尚書王恕各疏請宥程不許久之釋為民

丘濬陳時政改之弊　三月冊立　皇子御名厚斐為皇太子赦天下○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陳時政之弊大要謂

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　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

扳先代之弊以示監正　殆欲

陛下紹休　烈祖也遡觀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年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趨於弊風俗日趨於薄紀綱日趨於弛由是馴至於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無他中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道豐享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政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卒為敗亡之歸故也向使其君其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脩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於此哉

今災異迭見慧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徵之應甚可畏也宜釐奬政畫復舊規以應天意願
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絶臣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為二十二條以為 朝廷抑遏姦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此答以為切中時弊命議行之

詞林記謂丘濬上此疏自此 聖心益加嚮用然濬時年已耄矣其後 上日英明頗遠近習而聽信內閣實濬有以啟之也

建按丘文莊此疏先借漢唐宋中葉為喻以警 聖心而終陳二十二事欵設為諭荅之辭以牖 聖聽其啟沃剴切覩斯徵十漸之疏無讓馬惜以文繁不能盡録今節録二欵以例其餘天子誠能備録其言列于屏障及觀座之側時賜觀覽其有益于宗社生靈非淺自今以後臣下有言佛道二教可以延福祚者請折之曰古之帝王好佛者無如梁武帝然而武帝饑死臺城徵
宗嬪身漢北皆致酷禍其效何如也有言工作之人勞苦欲希陞賞者請折之曰國家之于百工技藝有官者各有俸祿無官者亦有粮給其所以作勞成效皆其職分當為者也因事而不時賞資狹滿而循資陞用可也乃欲一次畢工一次陞賞国家安得許多官爵錢粮也有言

詔以 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係輔佐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太有勳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無異量加恩典俾奉其祀該部查勘明白具實以聞蓋用禮部給事中吳仕
傭建言也於是吏部行各所在查取開平王常遇春孫常傅炳
岐陽王支孫李璠東歐王玄孫湯紹宗赴京兵部奏請俱授南京錦衣衛
指揮使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祀○録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為處州衛
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録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之後並為翰林五經博士
至是給事中吳仕偉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為博士乃改是職○

國初封功臣公侯伯者七十餘人後惟魏國徐公黔國沐公與武定侯三人子孫得臣襲至今餘皆廢罷至此乃録用常開平等五人之後皆元功也追加靖中今
皇上以開国元勛子孫宜與国同休乃
詔封常之後沒成為懷遠侯李岐陽之後沂為臨淮侯節寧河之後繼

敘行丘濬奏疏

十漸之疏不該徵

功臣之後不當為博士

孝宗報功之典

國家允得許多官爵錢粮

查勘功臣

慈隆 坤爲宗遠侯陽東誠之後佑賢爲靈壁侯而誠意伯孫瑜亦仍伯爵報功之典慈隆盛天

八月壽寧侯張鶴齡卒追封昌國公尋命其子鶴齡襲封壽寧侯○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關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國初以來天下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變開中之法令商人以銀赴戶部交納分送各邊

今日既以財進身他日豈能以廉律己欲不貪財害民天下治安何由而得本部已於

濟人不多壞事實大

上綱得一官年已日衰誰肯盡心職業不謀歸計又況此等今日既以財進身他日豈能以廉律己欲不貪財害民天下治安何由而得本部已於弘治元年三月具題停止續該巡撫山東都御史王濬巡撫南直隸都御史鍾各明知道本部題准停止再不許奏開前項生員吏典納銀事例乃敢故違戶部亦不查照輒便朦朧覆奏往行是使後來雜進人數愈多選法愈加壅滯況其所得銀物不及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多壞事實大所宜通行就便停止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區畫再有奏開前項納銀事例聽從本部并科道糾劾治罪 上從之

讀史 生員吏典納銀事例弘治以前猶暫行復止人數有限今則無限為接濟土木之工矣尚猶為不美之政廷臣屢經議革今則循習視為當然為常事為不可已之規不可無之舉而無復有訾議之者也世變法異於國初

弘治六年

正月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被黜者俱復其任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考察官員

表忠兼

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

大權大慮二者不可一廢

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儒諸人之仗節者衷赤之志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為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

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太宗嘗謂群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縗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

初宗推暑率多類此

仁宗即位之初即詔齊泰方孝儒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抄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

仁宗既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文

忠之諡英宗既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榮祖宗雄畧率多類此

陛下以祖宗之心為心褒表諸臣

九廟開之豈獨生色而已耶事下

禮部議格不行○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李東陽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陸簡為考取官取汪俊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毛澄徐

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刑部尚書彭韶罷先是元旱求言韶

陳時政得失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速正中官王荊黃通高

求之刑皆時所難言者左右交戚睚皆不悅大學士徐溥亦與韶不協韶

乃辭疾乞骸骨歸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

彭韶文學經綸無愧貞風正色立朝先憂為

都御史林俊嘗議謂彭韶生今之世無愧古人

國朝名臣實足嗣休蓋定論之時何取惠安之義

驥謚文靖準盛謚文端宜亦近之其視吳納謚文恪魏

舍大録細不類其人不足以服中外之心愚謂彭從吾易名之不稱由

首相與之不協非公論也宜

林見素疏請欲為改謚與

以名都御史白昂為刑部尚書○擢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為右副都御

史督治決河先是河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衝張秋堤命工部侍郎陳政

治之政卒乃命大夏○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罷時大學士丘濬亦堅

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一日內宴濬以內閣坐恕上恕以吏家宰不宜居

禮書亟遂請有煩言與濬成隙適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事干吏部

彭韶正色立朝无愧古人

陳時政得失

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

議格不行。文泰因憾怨遂訐奏如怨變亂選法及不當令人作大司馬三公傳內多詳述留中之疏并封所刻傳進之。上疑怨賣直沽名怨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降御醫。怨不自安。懇求致仕。時人皆疑文泰之奏謂濬陰嗾之。然濬實不知也。於是言官交章劾濬娼嫉妨賢。乞賜罷黜。上不聽。待濬愈厚。○改禮部尚書。命孔彥繩為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攝禮部事。○命孔彥繩為翰林世襲五經博士。主衢州孔子廟祀。彥繩宋衍聖公孔文端嫡派裔孫也。文端從宋高宗南渡留居衢州。遂以衢州為闕里。子孫仍世襲衍聖爵號。入元始廢。遺祭田五頃。至是用守臣言。授以是職。以便奉祀。

十三 甲寅 弘治七年

春 興王之國安陸州 上皇弟九人 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涇王榮王岐雍二王後國絕。○巡撫山西都御史張敷華奏乞增鮮

地鹽課以補宗藩歲祿從之時宗室日繁而山西累歲荒歉祿米多缺故也。○夏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之大夏曰河性猛急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堤以御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決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粮運愆期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興等協治之。○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謫長沙府同知。時茂仁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鉞董權分而財力匱乏將興鉞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陰氣也其應為宮闈為夷狄宜戒飭后戚防御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為妖言逮繫錦衣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楊守陳子也。○塞張秋隄

東累歲荒歉祿米多缺
河性猛急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堤以御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決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粮運愆期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興等協治之。○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謫長沙府同知。時茂仁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鉞董權分而財力匱乏將興鉞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陰氣也其應為宮闈為夷狄宜戒飭后戚防御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為妖言逮繫錦衣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楊守陳子也。○塞張秋隄

更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浚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以循故道。又浚四府營泲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一汊，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脈城，經治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秋堤分上令工五旬而事竣。

貴按 右四三君子之言皆卓識遠見，鑿鑿可行，誠所謂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矣。觀近時治事亦有可徵者。永樂中嘗發丁夫十萬于中濟下三十里開減舊黃河流由故道北入于海，工部侍郎蘭芳謂河南之民免于魚鱉，誠萬世之利，弘治初白公昂議自東平東北至興濟鑿小河十餘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入海，亦倣此意，後中淶河復淤，白尚書議亦中廢，然二役去今皆未遠，其遺迹尚可尋也。至加靖數年河益南徙，而入渦會亳，震鄆害以河流無所分，而一淮不足并容，今河之委也，使用宋張諸君子之言，當無此禍。

貴按 金堤古堰，自開封府滎陽縣東經大名府清豐南樂縣界，由東郡下至于東海，千有餘里，歷代之築以禦河患，通謂之金堤，呼為金隄之遺跡，稽諸賢之卓見，踵永樂之茂功，惟古今參酌而修舉之，此在今日，勢猶難行，後世有取于兹言，所以作。

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經略哈密還，涼下獄。哈密在肅州西北一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盧，唐之伊州，鞮靼回回雜處之國也。其北天山與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脫脫為忽順王賜金印，令為西域都護，脫脫死，傳其子卜答失里，以及寧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王鎖檀阿力侵哈密，屢王祥，金印以去，其衆逃居肅州及苦峪城。

朝廷屢命守臣經略，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十四年，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十八年，甘肅守臣秉聞，請封王母外甥都督罕慎為忠順王，罕慎畏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入哈密，賀孝肅鎮巡而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弘治改元，阿黑麻以罕慎非虜王後，乃假結婚而殺之，冒襲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印城池來歸。曾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裔，蓋奚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

兵部尚書馬文升誤聽三種頭目音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為忠順王
尚書馬文升說頭目音保遂立安定王姪好陝巴為忠順王

[重安]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識者曰夷虜貪殘類出先本西戎安定遠夷不可加兵
本達靼別部強哈為一又與罕慎異矣番必不服心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目罵亦滿速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

上遂命張海侯譚往經畧之海等至甘州遣使齎勑諭阿黑麻順天歸陝巴久不報海等上疏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得

[重安]帝王馭夷之要

命脩加峪關補通阿黑麻點詐回夷二十餘人奏發兵戍廣西海等還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海山西參政譚佳俸閒住滿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閩廣閒

上命加峪關絕不與通

[重安]張海譚遠夷未叩撫之叛則絕之帝王馭夷之要道我

朝過臣之處哈密始終有苟且徼功之失馬自成化弘治以及正德加請數十年間卒克有定也將有其來故先詳其本

正乙卯弘治八年

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左柱國謚文莊濬自上登極進大學行義補即蒙眷注川馬至入閣尤加倚任有言必聽必行然耄期多病自庚戌以來無歲不乞休疏凡十餘上並不允惟免朝參專令內閣辦事而已至是竟不起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稿世史正綱家礼儀節朱子學的及大學衍義補諸書行於世

[重安]名臣錄曰丘文莊顧悟絕人無書不讀其為已之學見于朱子正學的經濟之學見于大學衍義補至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礼儀節以其世教大綱國朝大臣律已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出其出者

[重安]近日議丘文莊著述者為劉閣老健謝侍郎鐸王尚書瓊劉閣老當戲謂曰丘仲深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只欠索子文莊應之曰劉希賢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甚恢王晉溪指所著衍義補謂其傳而不約而併議及真西山衍義謂其見已差夫自前有西山衍義以來未聞有議之者晉溪其亦不知夫量者與鳴呼西山衍義一書萬世人君之軌範為政之準繩丘文莊取而補之論述益精益詳規模益闊益大

道

識濬以文莊

丘文莊蒙上眷注

經濟之學見於大學衍義補

西山衍義一書萬世人君之軌範

丘文莊明体適用之李

賜上林珍秉

王者不治夷狄

真足表襄前書並傳不朽近日聖君賢相往往取其言次第施行之。天下士君子。至家傳而人誦焉。廖學士極賛其卿体適用潤色皇猷超前軼後哀然一代誠非過情矣敘者何多云。

命東陽謝阳遷並入閣

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並入內閣參預機務東陽湖廣茶陵人曾祖文詳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李東陽早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

景皇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珍秉六歲入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天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連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編脩累遷至

今官謝遷浙江餘姚人成化乙未狀元也時內閣缺人命吏部會同各部

院科道官推舉堪任六員奏

聖旨李東陽謝遷著內閣同徐溥每辦事。召洽河右副都御史劉大夏

爲兵部右侍郎。安南侵古城國王遣使入奏請命官往問其罪

上欲從之大學徐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

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海島密密徒掉寸舌小必掩過

飾非大或孰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君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

說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臣等請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

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講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彌正得失非

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

上嘉納之。

命撰三清樂章

內閣學士之職疏末數語實盡之若此哦者宜知所以自盡矣弘治間內閣多賢而

孝皇聽言納諫之美尤三代而下不易得十八年之治厥有由哉。

予士論經史培養本其戚也

弘治間內閣多賢

命巡撫甘肅副都御史許進總兵右都督劉寧師經略哈密入其坡而

還先是張海等既撫無功阿黑麻益驕肆聲言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

肅州城并蹂甘州復領頭目牙蘭率番夷數百擾哈密時肅州撫夷指揮

外此死與矣

詢奈殺牙蘭之衆

楊翥以奏事至京翥熟諳夷情兵部尚書馬文升詢以襲殺牙蘭之策謂

從容東衙至哈密道路徑捷若調

後援各持數日熟糗兼程襲之取之必矣文升喜乃奏請敕

翥策進

音主

偕守至肅州駐師嘉峪關外俟

哈東兵父之不至乃與副總兵彭

清督兵冒險進至哈密城牙蘭預知

保進諭之使下將士欲盡屠之進

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謚文恪裕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修不營產

業不治居第儉約蕭然無異寒素喪儀縉紳世濟其美○十月

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十二月靖

聞上令兩京文武群臣同加修省直言闕失戶部主事蕪湖胡燦上疏

言地震之類宜之小者也西北旱燠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不保變之

大者也

靖虜衛天鼓鳴

斥宦官

經言国体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有知者而李廣鄔弓用鑒良輔等左道惑亂

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外如虎横衡行吞噬元厥其耗天下不可言士大夫昏夜乞哀于宦官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為恥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陽盛陰微災異屢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而陰霾消乎疏入人皆為燦危既而廣非果以賄敗由燦故之

丙辰 弘治九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讀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為考試官取陳瀾等三百人廷試賜朱希周王鏊陳瀾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擢吏部左侍郎周經為戶部尚書時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經言國脉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造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商淮仍給淮鹽價銀二萬兩經言鹽筴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

楊時從祀孔子庶

龐泮率同列交章申救劉遜

君心必有

今許越境販私販必多。宮鹽反滯。乃命止長蘆鹽勿給。又有旨取太倉銀為張燈具。經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之玩。乃命以明年內庫歲額補還之。○擢禮部左侍郎徐瓊為禮部尚書。○追封宋儒楊時為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六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及十三道監察御史劉紳等坐言事俱下獄。既而釋之。先是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獄。泮等率同列交章論救。上震怒。并逮繫之。有御史張淳者。公差回。耻不得與。即上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遜情輕。譴重言官為國盡忠。而繫以為罪。後有大利害。大關失。誰肯言者。

異端惑世聖王必禁

上乃釋之。○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我

必有所繫

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

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

天鳴地震草妖木異

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今燒煉齋醮。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胃。

神如有灵何不自保言其不可信

為禍百端。唐憲宗樂發。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

太平之業可保

神樂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

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于事。何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矧茫惑失度。

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始無虛日。伏望敷早朝之節。復

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

可保矣。

讀按 自李東陽入閣。中疏草多出李公之筆。此疏剴切而簡明。辭彩而意足。納牖不當如是耶。

正 丁巳 弘治十年

春。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

命修大明會典

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登出。宋會于一。乃勅徐溥等修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類以須降群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于職。以備一代之制。○二月二十二日經筵。畢。命司禮大監掌太監事黃賜。同東閣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叩頭畢。

倫一代之制

上曰。看文書司禮監諸大監取群臣奏本付溥等。上曰與先生輩計較溥等看相與議定批詞以次陳奏得旨乃錄於紙以進。

叩頭賜茶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官本。及禮部諸本。該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叩頭賜茶而退。李東陽撰對錄謂自天順末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天質之明。廣廟箕之周詳。庶幾俞吁咈之氣象云。○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入見加太子太保。命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經略哈密。先是越奪爵謫居安陸。弘治改元詔放還鄉。尋復左都御史致仕。

俞吁咈之氣象

至是乃起用之。越至鎮。以虜別部居賀蘭山後者數出抄掠。率兵擣之。斬首百餘級。奪還所掠人畜甚衆。○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事。大夏受命經理瀕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倉場告乏。大夏曰。虜天下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虜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曰。夕請宪。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其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折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糧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畜積有餘。蓋往時雜買法有未善。以致中貴子弟各爭相為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劉侍郎收買法行。倉場有餘積。秋家有餘財。二十年前僅見此耳。大夏尋以病乞歸。

大夏整理邊倉

即討裕邊糧此劉大夏之妙決也

便曰便民莫喻於不信哉。

此法至簡至易至要至約無甚高難行之事而便國便民莫喻於此且使貴家無所施其慾而按其姦真雜市糴法也為政在人豈

大同宣府諜報虜犯邊命中官武臣練京營兵以待以兵部左侍郎李介兼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介等至邊虜已引去○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地方陶魯卒魯廣西僚扶入景泰初以父成死事蔭授廣東新會縣丞年甫弱冠有膽略適廣西徭賊流劫雷廉鬱塽甚將及新會魯率其民築輔城置堡寨相聯絡賊死以守賊至不能克遁去一時稱其功遂陞知縣進府同知昇擢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滿進副使嘗單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信宜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浔梧務浦府江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計皆親冒矢石前後身被數十傷復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兼右僉都御史按察副使並奉勅撫治兩廣地方截殺賊寇民因稱之爲三廣公云論功廕曾子錦衣衛世襲

陶魯殺賊有功奉勅撫治兩廣民稱之爲三廣公

署誓死以守賊至不能克遁去守亦非矣

副千戶。

霍公韜作三廣傳曰魯為兩廣保障垂四十餘年嘗行兵兵不先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多擬兵多屯塞戍守兵調多寡無常數運粮聚兵惟曰戍守賊懼為之備或遁兵則不進賊懈弛備或遁久。不得耕以食或歸即數路兵進賊奔不及亦不能戰而殪嘗行兵兵檄禆將不先知惟檄而審曰非封非日非特發及發乃知進兵即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待殪故魯征賊賊無能遁常宴客樽俎未徹戲賊已報捷坐客驚謂誇且賀口陶公神笑云魯沒兩廣賊復熾焚民室廬汙民妻女荒其田不得耕老稚流離有司不以時聞賊益熾將危及城邑震驚藩省乃議征司府上撫按撫按復數月乃集兵北集兵賊已遁山谷兵抵空巢无戰功乃奏遁賊之征又數月乃集兵北集兵賊已遁山谷兵抵空巢无戰功乃奏遁賊之良民或萬及千以諺功級括其妻女為汗孥撫臣亦卑功亦苟併無戮罰甚則殺狼猶殘郡邑沿河之居民故迹年兩廣兵興賊未聞兵期里甲已騷兵未及賊境良民已茶兵退賞未頒賊已復出焚劫矣魯之功由今乃益著云愚按此傳說出行兵利病昭然灼然可為法戒。

公神筭孔明有焉

行兵利病可為法戒

戊午 弘治十一年

二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

皇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厚之士以資啟沃不宜雜以浮浪之流恐或損虧盛德。上加納之○三月以師太學士徐溥以老疾乞

皇太子天下根本

徐溥保全善類

徐溥有大臣之度

禁中亦火

致仕。尋卒。贈柱國太師。謚文穆。國史稱溥立朝最久。因事納誨。隨才器使。從容委曲。涵弘裕。屢遇大獄。保全善類云。

守溪長語。記徐文穆在內閣。承劉吉恣威福。報私讎之後。溥一以安靜誠信中外。咸寧行政不必出于己。惟其是。用人不必由于己。惟其賢。時稱其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常希范仲淹置義田以贍宗族。請命于朝。上優詔褒答。後其徑彼以為世勸。其于不肖多奪鄉人田以充之。溥沒未久。爭訟者紛然。

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兵部尚書馬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奏恭守衛者。因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宜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既而禁中亦火。乾清宮燬焉。或問孟春。倣于古出何書。孟春曰。予不曉古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已酉求加災前數日有熊自西渡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徵在趙允紹曰。熊為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然。燒官民舍七八千餘。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九月清寧宮災。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各乞罷以應災。變不允。遷復堅。學士焉。寬王鏊有代亦不許。○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時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上。既成。適一小公主患痘。瘡衆醫莫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歸咎。亭廣未幾。清寧宮災。有謂建亭牽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

廣懼飲鴆死

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

黃米白米

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即令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家宅。搜得一帙。納賄簿籍。首進之簿中載一其送黃米幾百石。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始悟廣貲產濫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先預名者。惶恐危甚。星

月下簽影重重

夜各赴戚畹壽寧侯處求救月下簽影重重不期而會者十有二人事得御史王越卒謚襄敏。

【正】宛未弘治十二年

春遣官復送前忠順王陝巴入恰密先是上嘗畜王阿黑麻以不得通貢貿易且使寫亦滿速兒等復通貢如舊王越在鎮時奏言哈密為土魯番所破父弗繼近番酋弱通還所侵地宜封其故王以守之兵部尚書馬文升因越奏乃請給陝巴王衣冠服令甘肅鎮巡護入哈密論與復哈密功甘肅總兵官都督彭清巡撫都御史周季鳳而下咸賞有差。

【講】是時陝巴雖暫入恰密不數年復失之馬兵書之作興復哈密記自敘其功誇矣許襄敏雖入哈密空城而竟不能有也亦何益哉昔老氏謂下門閉以謝西域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豈非萬世有天下之長策乎

遣官復送忠順王陝巴入恰密

襄敏入恰密空城而竟不能有也亦何益哉昔老氏謂下門閉以謝西域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豈非萬世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為考試官取倫文叙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倫文叙豐熙劉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逮程敏政及給事中華果林廷玉下詔獄罷敏政官調泉及廷玉千外敏政尋卒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忌敏政受賂鬻題詔下果獄命李東陽等重閱試卷既揭榜同考試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塲屋閱卷可疑六事上之遂與敏政並下獄會各官廷鞫問黜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令敏政致仕調泉南京太僕寺守典簿廷玉海州判是亦所編著有

敏政改王塲自私

程敏改未出京憤卒

【講】程篁敦平生著述論辨甚多共別他書不知何如只道一編牽合朱陸顛倒大謬蓋朱子于陸象山早歲犹去短集長略有取焉至晚年益相水炭二家年譜文集具有明徵篁敦欲弥縫陸學乃取二家言論早晚一切顛倒交乱之遂牽合二家以為早異晚同矯誣朱子以

皇明文衡宋遺民録道一編諸書。

卒

其寧上書挽回風俗

奉迎遵速為賢否

為早年誤疑泉山而晚年始悔而與衆山合自此說既成後人之忘源失委一切據信而不知篁墩之為頗倒為變亂為誣為狂也其誤後學甚矣愚閱焉不勝憤慨因效法家翻案法著為學部通辨編年考訂以考核二家早晚同異是非之歸寧得罪篁墩不敢矯誣前賢誤天下後世學者

兩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于豢養狃于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為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推奸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其群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望宮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群情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為賢否事竣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嘔托行否以為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於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變之嗚呼士風如此已計得矣如國家何如生民何識微君子寧不為之隱憂

遺李傑祭告孔廟

入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

入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國戚異

貢戚近幸皆欽手不得肆

六月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〇時外戚張氏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上言河間地多沮如此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為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國戚異矣疏至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為東宮莊者

上因經奏皆抵之罪一時貴戚近幸有所陳請經一切裁以法皆欽手不得肆〇十月命採珠于廉州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二萬八千兩有奇

廣東通志珠池率十年一採守珠池中官并參隨人員每歲供應等項費銀一萬餘兩矣而臨採復費万有奇則為銀十萬餘兩矣十年則

馬所得不能償所失矣。今嘉靖守馬。間欲用珠則發官銀兩于商而為數亦有限節焉賠謀遠矣。

吳寬 疏上 東宮幼孝

皇太子講學。少間。少詹事吳寬疏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之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文多閒歌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乎內。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為多也。

命法司刪定條例 早朝晏罷 日省萬幾

續南弘治十三年

春。命法司刪定條例。時發司奏累朝例繁多。上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畫一。頒中外行之。○六學士劉健等上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機。祖宗視朝。在黎明。以前每白奏事二次。通若視朝太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奏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致寢閣。今閣邊啟鑰。四方薦災。庶可

京軍只宜駐屯近地為聲援不宜出征

巨力意慰人心

慮。宮禁是戒。厉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上嘉納之。○北虜入寇。天同等處。舍平江伯陳鋭總兵。戶部右侍郎許進兼都御史。提督軍務禦之。鋭遇虜畏怯。嬰城自保。無功而還。罷鋭。戰鬬

許進汸等致仕

進汸亦致仕。

讀按 雙槐歲抄云。京軍出征。人各給銀一兩。作二疋。炒二疋。然猶沿途搶抹。安佚日久。火經戎陣。煌煌一逼。人馬碎易。挫銳則首先逃避。以撞人心。小勝則強奪他功。以為已利。況邊衆有限。餽餉不繼。慮生他變。近則潛後私門。在倩代操。差無益。而反有害。不如不出之為愈。而責成邊將之為得也。丘文莊謂京軍出征。非京軍只宜駐屯近地。以為邊軍聲援。不宜輒進。實切中事情可行。如漢遣將軍周亞夫屯細柳。劉礼次霸上。徐厲次棘門。我朝天順中。遣都督顏彪駐紫荊關。馬宇駐倒馬關。此正屯近地為聲援之樣例也。

憂以星變兵部尚書馬文升乞致仕不許。吏部尚書屠滽。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各上疏乞致仕。許之。滽昂並加太子太傅。經瓊並加太子太保。各歲給人夫賜璽書。給驛以歸。○召

南京兵部尚書倪岳　為吏部尚書。右都御史似鍾為戶部尚書掌詹事府。禮部左侍郎傅瀚為禮部尚書左都御史閔珪為刑部尚書。工部左侍郎劉大夏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六月

部侍郎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上召太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上出諸營提督官辭任本各議去留健等請　上裁決。

上出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皆然。至成山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堆辭退閣臣因問潮如何。健等皆對曰　聖諭極當。皆擬旨訖。

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勝劉福　上意亦以為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潮如何。健等皆應曰甚好。即令撰

批荅出自御筆未嘗委之他人此若道也

正德時批荅大率典正統相類

手勅既成。上親書之。健等復奏曰。今邊方多事。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皆扣頭出。

詞林記曰。唐宋以來臣僚章奏。凡有所批荅。皆臣下代言中書省及集賢院翰林院學士專之。洪武初。始分任五府九卿衙門。中外章奏。皆上御覽。每斷大事。決大疑。臣下惟面奏取旨。有所可否。則命翰林儒臣折衷。前傳旨。當筆即所書天語。尚溫乘古今而後行之。故洪武中批荅皆御前傳旨。當筆即所書天語。尚溫也。求樂洪熙二朝每召內閣造膝密議人不得與聞。雖倚此之意甚專。然批荅出自御筆未嘗委之他人也。至宣德時。始令內閣楊士奇輩。及尚書蹇義夏元吉於凡中外奉章許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御筆親書。及遇大事。猶令大臣面議。既定傳旨處分。不待批荅。自後始專令內閣條旨。然中或依遣或徑由中出。嗣是若正統初年。止委中官王振一至於此。土下蒙蔽。乃及主木之難。及天順復辟。每事與內閣面議。然後批行。於治末年。總攬乾綱。內閣條旨多孝廟御書。事涉重大。至厘宣問經。復國初之舊。正德時。批荅大率。與正統相類。今之建議者。徒知批荅。因內閣所係。而不知有面議傳旨故事。或誤以條為調調和之義也。審兩則是漫無可否。以聽上裁。惟恐見忤矣。豈所望於以道事君者哉。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可也。

河決曹單時河南水決李家楊家等口淤塞。馬水河河水橫流。山東曹單

張吉推誠御下

等州縣被害尤甚。○以梧州府知府張吉為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吉

江西餘干人推誠御下。申教令。嚴武備。擇將領。其教士習射。則懸金為的。中者與之。又以意創鴛鴦銃偏架。擊倣种世衡教射青澗及韓世忠克敵弓之為者。以府江山川盤結。草木蒙翳。或扼要害。或縱斧斤。以奪其藏伏之所。又以賊恃藥箭中者必死。厚募能毒藥多置挨牌。重賞間諜。邀截出入。又以府江東西二賊相為犄角。而東賊慓悍尤甚。遂併力于東數月之間斬獲甚衆。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戢。府江以寧。後考績入京。有更張其法者。賊復乘時而起。鎮巡以聞。詔促吉還任。吉在府江七年。始以陞遷去任。後來者莫能及之。○兵部奏准凡大同山西宣府延綏寧夏遼東薊州

吉在府江七年以陞遷去任後繼任者不及於吉

張吉造法破虜

紫荊密雲等邊。應禁林木。不許軍民人等擅自砍伐。敗賞違者問發南方烟瘴地方衛所充軍。若軍戍隆二級發回衛所。終身帶俸差操。文職降邊遠敘用。

○遼王高王寀濠嗣封。寀王覲錫薨。子曰寀濠其母馮針兒故

寀濠嗜利徇色凌宗室亂彝倫

寀濠以罪削護衛

娼也。弘治八年。封上高王。至是薨錫卒。寀濠嗣王。寀濠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徇色。凌宗室。瀆亂無禮。養死士。為盜江湖間及叔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曰芳妄言寀濠骨相天子也。寀濠喜。時詢中朝事聞訪言輒喜。聞言上明聖朝廷治即怒。不應以罪削護衛。○以禮侍兼翰學傅瀚掌詹事府事。○謝鐸以禮部侍郎掌國子監。○十二月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致仕。

辛卯 弘治十四年

湧出溢流如河

地震有聲

正月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朝城縣地震尤甚。聲響如雷。震倒官民房屋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日。震尚未息。不時動搖。縣東安昌八里編地裂眼湧水可震開裂縫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是月十五日庸酋火篩擁衆入寇榆林。○二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

夷狄不承中国之兆

乃臣不承于君夷狄不承于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于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衆湧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陝西四隣番虜而延綏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朔日地震未已而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凌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懼莫知所措即今

胡虜入寇

火篩志存不小

官軍觀其所存其志非小今海内民困財竭兵衆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此正安内攘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也伏望

脩德弭災之日

陛下祇畏變異脩省克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為樽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脩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粮之空虚止傳奉無例之官閱畿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今虜

准行文非奏疏

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紵造内臣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困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奉

聖旨覽奏具見忠愛都堪行。○命保國公朱暉佩征虜將軍印總諸路兵赴榆林禦虜。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暉等至邊覘虜所在潛師河套搗其巢穴會夜大霧虜聞驟鳴狗盜襲其廬帳斬老弱百餘級而還。○擢大理寺丞陳壽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篩侵犯剽甚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盡裎赴任先命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路間與虜戰三勝虜知有備遂渡河北遁地方危而復振開邊耕耘架梁採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時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時論多其賢。○保定府獻白鴉以為祥瑞禮部尚書傳瀚劾其不當奏詔斥遣之。

保國公朱暉佩征虜將軍印

白鴉為祥

虜知有備遂渡河北遁

火篩擁衆寇大同

秋虜酋火篩復擁衆寇大同威遠勢甚猖獗京師戒嚴。

指白鴉為祥與指野鳥為天王聖明矣推此則凡鵝類物異偶然何祥之有

指白鴉為祥與甚亂其臣之好諛也乖遣之命鵝類物異偶然何祥之有献白鹿白兎白龜白鵲以為祥者大率皆

召議戰守之策

上親灑宸翰賜馬文升以尚饍品具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令保國公朱
暉等整飭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脩戰具既而虜引去○遞減王府
房價又開壙造墳價銀夭順以前各王府郡王將軍而下宮室墳塋官
為營造成化中始定為則例給價自行營造湖廣楚遼岷荆吉襄等府房

宗室日煩

支費益廣

出入用度不可不省

價郡王一千兩鎮國將軍七百兩輔國將軍六百
二十兩中尉并郡主五百兩縣主四百六十兩鄉君三
百四十萬至各省王府房價又頗有不同其造墳夭價物料則例郡王三
百五十兩鎮國將軍二百四十五兩輔國將軍二百二十五兩奉國將軍
二百四十七兩中尉二百二十三兩郡主二百二十兩縣主二百一十
五兩郡君一百九十六兩縣君一百八十五兩此外又有開壙銀名器銀
及齎粮麻布俱各有差弘治初以宗室日繁支費益廣官銀不敷遂令皆
減半支給至是復奏准于減半數內每一百兩仍減二十兩齎粮麻布通

豈免郡王以下祿米俱米鈔中半兼支郡主而下祿米則俱本色四分折
鈔六分矣○

謝鐸上言宜塞捷徑

掌國子監禮部右侍郎謝鐸上言宜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夫人才選之
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來大開旁徑如納馬納粟之例即他日貪利
害民之媒鬻爵賣官前史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廢
謀國之徒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見行則彝倫之堂竟為錢虜交易之地
豈不大可恥哉願深鑒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處此策斷不
可行然捷徑之當塞者固止是哉又言宜省冗員以從京府之制切見順
天應天二府郭如宛平大興上元江寧四縣皆不該學校惟總設一府
學而稍增其廩員實為得宜今天下附郭縣分多寡俱各有學實為冗濫
請從京府之制庶幾冗員稍革然天下冗員之可減者又寧止是哉

捷徑之路一開竟為錢虜交易之地

此策決不可行

謹按 我朝孝校設官之衆遠過前代殷周邈矣漢至武帝始興太學置博

重師儒之官

士員而群縣李未開地唐制郡縣始有學而學官猶未設也宋有天下歷數世至仁宗始詔州縣立學至神宗始置諸路州學官教授共五十三員馬端臨謂重師儒之官不輕授濫設故也餘下州及縣李惟蕪領於有司而已我

天下冗員固多而李官尤為甚

朝天下府州縣及邊衛皆建李設官教授學正各二百餘員教諭千餘員訓導三千餘員視宋殆加百倍今天下冗員固多而李官為尤甚矣朱子嘗云今教授之戕只教人做科李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故更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宋子此言其所感深矣丘文莊公曰祖宗朝最重教官之選徃徃取之耆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于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權居顯要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奮莫不謹身

朝廷得人之用由師道之立

敷行裁減光祿供辦

敷行裁減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生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二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已不足用乃責京師鋪戶買辦宮中不給負累市

仁人之言其利溥

感神而生

人方之范祖禹

井賒借至是都御史劉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費皇面不勝奢奠曰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

上為之惻然即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之後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與○十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謚文毅岳父謙翰林累官禮部尚書謚文僖謙祀北岳壽于神岳母姚氏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以為岳神所感也因名岳及長體貌豐碩自光望之如神為翰林學士進講

烟然

上前敷陳剴切音响洪暢人方之范祖禹在禮部十餘年儀文制度多所擬決天下皆仰其風采云○改兵部尚書馬文升為吏部尚書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為兵部尚書

壬戌弘治十五年

開教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

春禮部尚書傳瀚卒擢左侍郎張昇為禮部尚書○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吳寬侍講學士劉機為考試官取曾鐩等三百人廷試賜湯海孫清李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壬平涼府開城縣為固原州開設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成化以前奏處宋熾平涼固原之間猶為內地得以休息所備靖虜一面耳自大同入掠之後遂為虜衝於是始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蘭西衛隸之設總制參將遊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時北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

邊臣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

上以兵事屬中官議之大夏以為不可曰臣聞從征將士言當時全仗

皇上聖武固同於太宗

朝廷盛德乃獲遍兌 上曰永樂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固同于

太宗奈今將帥領兵遠且當時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

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

上悟大夏之言

上乃悟曰朕幾為人所誤事乃寢○戶部尚書俞鍾罷召南京兵部尚書

韓文為戶部尚書文山西洪洞人○發保定京操軍回衛團操先是 上

欲於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為京師左右掖以備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

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

有造飛語帖子於宮門以誣大夏

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奏

將保定兩班一萬餘人回衛團練奏入 上可之遂勅都指揮戴儀往任

其事乃有造飛語帖子於宮門以誣大夏

愛惜軍夫司馬

奏請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 上 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

曹忽不得私役北軍者所為耳○減脩清寧宮軍夫之數先是有旨下兵

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劉大夏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為此也

以 朝廷大工為重率意減去人夫耶調旨來切責大學士劉健曰愛惜

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劉某每以老辭位

朝廷每下温旨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上欣然納之所用軍夫即如大夏所裁之數〇十二月前刑部尚書致仕何喬新卒喬新性剛介寡與。自筮仕即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爱憎為賞罰守其誓終身不渝自少好學手不釋卷平生氣節炎彰鳳儀文學友丘仲深以為知已所著有周禮註解宋元史意見栟丘文集所編有文苑群王續百將傳勛賢琬琰集等書後有司請謚謂其仕也有功有烈其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既無愧于辭瑄著述之多實可配乎丘濬特贈太子少傅謚文肅〇大明會典成一百八十卷。

大明會典成編

嘉靖中詹事霍韜等受命重修大明會典疏謂内臣監局官員伏讀

皇明祖訓置職甚詳儒臣失考不及纂述致我

皇祖聖制所以戒内外之限慎宫闈之防建昭代之規立萬世之極者人不得而知伏望勅下司禮監備查洪武年間各監局職掌何如員數何如送館稽纂編列禮數何如今日員數何如列聖以前欽差事例何如編列禮制治之意也是按會典不列載内臣職掌誠一大缺典當時纂修諸臣非不知載此蓋避中貴之嫌而不欲載也若如霍文敏所議修入則一展卷而知孰為祖宗成法當守孰為後來敝政當革昭然灼然矣

是歲天下十三布政司府州造報田土戶口稅粮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粮總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

嘉靖四十九年詹事霍韜等上脩書疏謂洪武十四年天下田土計八百十五年存額止四百二十二萬頃有奇洪武十四年天下戶口洪武中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時市脫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承平日久戶口番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國初增戶口宜少而多今天下文職冗增武職視國初增數倍耳數百年減失又不知何如矣今天下文職冗增武職視國初增數倍如昭然矣勅下各部備查洪武至弘治累朝田粮戶口大數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粮日減之所以處之也庶費用日增思所以省錢粮之術有天下垂今二百年冗費不期減而日增田粮戶口不期減而日減正德初山西奏歲入不敷歲出者纔五十萬兒於劉瑾之疏可考也舉

思所以處之也

山西而天下可知。舉當時。而後來可知。宜乎曜文敏深有憂焉勤倦累疏言之不置也。曜氏之憂豈今日當國者之責與。余肅敏公子俊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懿哉言乎。愚敬誦之以為人臣謀國者忠告。

林俊榜示許盜自新而賊解散

續弘治十五年正月江西盜起。勅都御史林俊巡視江西。兼督軍務。俊至。榜示許盜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賊首王五率衆出營。擒四十餘賊。自效。賊黨解散。遂改巡撫庶務。一新。尋以憂歸。江西人皆攀轅不忍其去。

修歷代通鑑纂要

弘治十六年

春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鑑纂要。○進太常寺卿崔志端禮部尚書。仍掌寺事。志端發身神樂觀樂舞生。以音哇洪暢。儀度閑雅。擢太常贊禮郎。累遷太常卿。至是進尚書。追贈父祖皆如其官。廕姪承祖為鴻臚序班。○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時四方奏災異甚衆。京師四五月無雨。

大夏引咎求退

大夏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

上不允。令開具弊端。大夏陳十事。一曰京operations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

大夏陳十事

營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operations糧而濫食者衆。六曰輕生民之力。賞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陛賞被于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

大夏不肯進敕帖

上覽奏嘉納。一一准行之。○上一日召劉大夏便殿論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焉揭帖密進來。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為監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效省。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

即斜封墨勅之

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

陛下所行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刑部尚書閔珪獻重獄忤旨批答又不下。一日劉大夏入對便殿。上因

語及之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
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為無足異者。上頷之明
日宣下。一依刑部所擬無改。上每召劉大夏入內庭奏事。大夏至跪御
榻前。上轉首左右顧近侍內臣即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旁。一
日大夏對久事畢欲起不能。
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長彼老不能與爾。李榮與其掖扶出
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於上前幸
隱惡揚善。大夏曰
聖上天性聰明。甚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也。其今日求退。上
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某者與老太監踪跡疎遠不知何以如
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名臣錄記劉忠宣公受知於上。於本兵外。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國有大政大疑每召至內殿面與參決。所議事雖左右貴近元勳輔相有不與聞者。公亦不以告人。王帶蟒衣元宰之賜。逾出諸大臣之上。公之得君如此。

女直作亂

貴州女苗米鬻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撫安土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鬻遂反。因鎮守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聞命軾統湖廣四川廣西南京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軾湖廣公安人。○十月前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凡四十篇。性江西上饒人。○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

詔建壽塔

既而罷之。時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餓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明鑒。

諫造佛塔

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蠹財惑衆。何關於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后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祺等詰奏。及封號健等復言竊惟異端不可信。詰命不當與。夫詰命朝廷所以獎賢勵能。雖

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須給況
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有功德者謚號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
朝廷所以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何疏入有旨俱報寢
恭覩我 皇上十八載之間聽言納諫之美照耀簡冊成湯之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我何孝皇何讓焉

續甲子 弘治十七年

春監察御史陳茂烈以母老邁陳情乞終養許之茂烈疏曰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棄養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烈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
聖恩行取來京而母年愈老疾病連綿不禁跋涉重遠故鄉臨別叮嚀言語懇切臣待罪於茲將二年矣顧以庸才無補風紀又蒙
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臨舉幽明咸被天寵揣分畚堪固宜捐軀圖報於萬一但年不可多得此一語極感動人心

茂烈真孝子

李聖莫如顏曾

也柰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酧母年不可以多得也況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尤可憂也伏望
皇上憐臣母子孤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臣雖祇奉
聖諭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尚期消埃之報於將來肝效犬馬之勞於未死豈敢釋然而長往耆臣上憫其情特許之茂烈世為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後勵志邁俗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藉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聖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為吉安府推官明允忠信孚於民考績歸至淮以足疾乞休寢且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為救為御史袍服

茂烈不避權貴

素朴。但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整風紀之重。彈劾不避權貴。乞歸終養。身自治田。蒼頭給薪。妻子服食粗糲。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奧旨。体念身心。隨得隨録。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決隨筆隊

陳考庵終養一疏。寫出母子至情。無一毫文飾。長語至今讀之。猶令人酸鼻。想當時疏上。李心之甚也。脩録此疏。當與李伯陳情表同垂不朽云。

定議太后廟制

二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睿皇后。冊詔儀尊謚仍稱太皇太后。崩隨上尊謚曰孝莊。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説矣。至是

定議太后廟制

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説矣。至是

太后崩。隨上尊謚曰孝肅睿皇后。同孝莊之制。

定議太后廟制

矣。既而太學士劉健等覺其誤。乃上疏言。咸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為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詔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上一日御西角門。召劉健等出示

定議太后廟制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

論祔之禮

等初不知今欲為釐正。仰見

皇上聖孝盛德。超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慕。上曰。先生董如何得知此事。

都是內臣所為。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董奏章。先

朝大臣都忠厚為國如此。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

引唐宋故事為証

孝莊太后居左。今　太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　太廟且引唐

宋故事為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

事須師古

宋亦有三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禮。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

故也。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皇上當以

堯舜為法。上曰。事關綱常極重。豈可毫髮偕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

太皇太后朕躬恩德深厚此言真一本之情形於口吻

命大臣會議廟制

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冊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襍亂無紀極耳且孝穆太后朕生母止尊稱為皇太后。別祀于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之意。又遠群臣會議會議猶可否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為尤重耳。先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為處置。健等奏曰。容臣等計議。上聞皆叩頭而出。時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吳寬與會議衆推執筆上言。會頌姜源閟宮春秋考仲子之證。自漢唐宋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為配者。非若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沒

李宸妃之沒仁宗傷痛出於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嘗稽之令

中外翕然稱得禮

議疏上。

上復召內閣臣問曰。此議如何。劉健等奏曰。正是古禮。上曰。乃稱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為當。

上即袖出奉慈殿圖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於此建廟。遷此如何。健等對曰甚當。上曰位序如何。健對曰

太皇太后當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上曰須在左後來有

如此者。亦居右議既定。

上御批會議疏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古典及

祖宗廟制已明白。都准議建廟奉慈殿於是中外翕然稱得禮云

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為定制

恭觀孝宗此舉。柳至情遵禮制及覆詳慎。務求至當。以昭一代之矣典而陋唐宋諸君於不居。所謂惟聖盡倫。惟正盡制。惟孝子為能享親

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嗚呼。孝皇若無間然矣。

詔重建孔廟落成

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及還。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議行之。○六月。命右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參議熊翀整理各邊關糧草。先是北虜小王子來貢甚急。既而不來。有走回男子報說虜中有異謀。欲搶黃裏者。謂京城也。又云朵顏衛頭目可兒乙孫入寇之跡。於是巡邊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壻似有引誘入寇之跡。於是遣仲宇赴大同。宣府。偕往各關。各豫整理糧草以待出師。○七月

有引誘入寇之跡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上神出大同。鎮巡官奏言虜賊勢重。

虜軍皆我赤子為君者之至言

近又掘殺墩軍。延綏遊騎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上曰。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朕當與做主。可選京軍三萬。整理齊備。差領軍名目。即日啟行。健等奏曰。

動

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社稷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重。遷經奏。

遷事固急京師尤重

遷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上意未經猶欲出宮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聚薊通潞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以待其定。徐議所向耳。健固備言大同險遠。未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誠宜先慮。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兗致臨期失措。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而諭出師之意。上曰。

大夏力言京師未可輕出

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兵有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於法令。非惟不能殺賊。亦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為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

將官鮮得其人

左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又珊累以疾求退不得一日私愬于劉大夏曰公同年好友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矣公同年好友也愛于 上獨不為我一言乎一日 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来何如大夏言珊有病累疏乞休出于實情伏望 皇上憐而允之 上曰彼教卿来奏乎大夏曰珊在疾臣往視之彼教卿来奏乎大夏為珊申達下情 彼恐微誠不能動天聽臣見 陛下日為彼申達下情 上曰卿去説與戴某朕以天下事推誠付彼猶 彼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舍朕而先歸乎大夏以 上語告珊珊泣曰吾不得還家矣人父子之情 恭覩 孝皇待臣下推赤心置人腹其至誠惻隱之意家人父子之情 藹然溢於言表宜乎諸臣之感泣矢死以報而不敢復言家也

改督理陝西茶馬左副都御史楊一清先為 雲南安寧人祖父遊居湖廣巴陵遂為巴陵人幼讀異舉神童為翰林庶

才成化戊子年十三中順天鄉試壬辰舉進士授中書舍人累遷山西提學僉事陝西提學副使召為大常少卿至今戊後僑居鎮江續勅吏部都察院比年考察朝覲官員率多撫按官考語多不得實頃等詢訪亦欠周詳以致賢否倒置明年正旦適當朝覲之期宜預行各撫按官從公開報爾等備細參詳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欽承之

續乙五 弘治十八年

春賜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各元寶一錠時 上有大政事每召二人面議至是召二人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實荼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令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廣西官軍討思恩府作亂土官知府岑濬誅之改設流官知府先是濬謀叛亂襲破田州府逐其知府岑猛放兵刼掠總

賜大夏白金不必朝謝恐公卿等懷愧

適當朝覲之期各撫按官從公開報

朕兆聞說言

賢兩廣都御史潘潘等奏請討之詔召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苗兵一萬合兩廣兵進征直抵舊城破濬斬之○二月禮部欽奉不變其俗從之○二月禮部欽奉　聖旨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除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体但有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府太常寺鄉兼學士張元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楊廷和為考試官取董玘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顧鼎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李夢陽應詔上疏

戶部主事汴梁李夢陽應詔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嘗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觀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辭故其言剴切而無面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為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為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

二病三害六漸

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而病化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觀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茂以加矣然而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為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矣其病欲其利貴若祛其害欲全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為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為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為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也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具惟

不藥而求病愈無是理也今日士氣似之

陛下矜察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形譬患因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矣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楫口吶吶不

吐詞則自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為善處是以轉相矣如此尚得不謂之病乎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臣故以為腹心之病夫倉廣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為忠實可用耶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重定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其有司摘發其姦宄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必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遞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姦尚有嚴心今其姦業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憧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可補傅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食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馬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縱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馬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數十年耳目着遺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馬然其腰韌弓力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狼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身老拙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者也夫騰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

不可補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可補傅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食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馬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縱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馬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數十年耳目着遺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馬然其腰韌弓力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狼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身老拙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者也夫騰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

稱貸而至敎黠子居官者貪墨之過也是誠何心

不查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豪富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牙爪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耶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為欽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今百姓苦愚無賴而有司者不之卹也欽之不問貧富也得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逃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連者不逮居者繩縛而室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欽使之也夫內官供用有常數宜有常簿也今油蠟皮張諸科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蓋又倍矣於是乎民日貧而欽日積當道不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下流者此也三曰莊場畿民之害臣復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正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　朝廷　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既奉天子命為已有乃遂自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嗷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秖以區區之內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戚耶嗚呼亦甚矣昔曾柴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盖貴人賤馬故也今蘇州牧馬草

莊田為害　皇親之害　貽累田土　貴人賤馬

卻步求前

讀男鬻女
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引防廢本業男不東耒
女不上機賣男鬻女老者轉而死泥塗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
臣知
六漸
陛下必有所不忍矣六漸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為兵連然
耳然又若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
威而錢穀吏倪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
始有和買之議
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
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始有空連之
鋪戶太倉過銀半
例空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
萬兩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
得乎夫今疆土不蹙於前也鮮甲大寇非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
以供遼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歷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為之也夫一

左右侍臣日就非造寺
錢者泉也言流也散于上則聚于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
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就非造寺者也動則乃以鉅萬計該
餒民奉佛
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惜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夫貨入而於私
內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此天下之常情何待今日而后知
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費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斂
則民窮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
為其機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為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
食即死不猶愈于餒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愈于凍乎往
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

有亂之机無亂之形

飢饉賑寒

有倫無患王者之政

捐百万之費斬一郎之拜

賀天災發民

陛下何利于斯而為

真人者太虛無為之名

賀邪勸耶四曰弛法令之漸不録

賀耶勸耶四曰弛法令之漸不録

賀邪勸耶四曰弛法令之漸不録

賀邪勸耶四曰弛法令之漸不録

賀邪

敬重之心　陛下敬重之如神壽為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宥與出入珍食衣錦夫誘
道如法灵　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
臣之所以日夜悲心　庫匱之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弭陛下何不逐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撰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止乎此
固必無之事而
皇家之親不得與政　陛下弗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
保全而使之安　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
高皇帝置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伏讀嘆息以為　聖王不易之
論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禮以防之者臣
以為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與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
禮以為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僭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

必衆
不慎　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擄人子女開張店房收藏商賈而
張掛黃旗其勢　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掛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僭不可夫僭則陵
必逼上可　陵則逼夫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侯者也
剪萌之道　夫川潰則傷不免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
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道也

諫按　疏首請剴切而無回互辭外戚盜賊之禍後來其言無一不酬正德初劉瑾擅權稔惡繼而流賊四起幾致大亂至嘉靖中貴寵治安策謂其通達國躰雖古之伊管時可想矣昔人論賈誼才識遠過應謂以李空同之才雖賈誼何能以過焉第惜其特才而矜未能以李空同之才雖賈誼何能以過焉第惜其特才而矜後來行事多不滿人意亦未免於昔人謂賈生志大而量小不善用其才之病也雖然君子取人不求備叔世全才實難而況文名如空同氣節如空同經濟之才如空同尤一代所仰瞻者乎愚故於此致意焉

藥石而鮮包藏　下戶部主事李夔陽獄既而澤之先是夔陽疏既
斃包藏　壽寧侯張鶴齡切齒之日在
賈生志大量小　上前泣訴不平　皇后母金夫人及
上前泣訴不平

故于此疏備書特盡深歎息致意焉

科道交章入救

上不得已下夔陽詔獄。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猶前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上徑批旨令復職。惟罰俸三月而已。

古今臺陽浚戚

他日 上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皇太子金夫人皆迤邐出遊。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遥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夔陽之言。

古稱臺陽中外惟呼聖德如天地之大

而罪壽寧也。後望大夏被召便奏事畢。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夔陽中外惟呼聖德如天地之大。上曰。夔陽本內事閣臣。且言語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掠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

一事堯舜之好

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掌詹事府太常卿兼學士張元禎上疏勸

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上嘉納之。遂命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禎管內閣誥勅。將柄用之會。

命進百官姓名履歷以備觀覽

上不豫不果。○四月二月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掌十管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開禺進来。以備觀覽。

都

謹按 此即仁廟書各部及布按二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之意。嘉靖中復用兵科官言。增入員址年歲及曾經大臣撫按官薦舉糾劾。及賢否考語類造揭帖。按季進呈。遇有各項員缺推補輒賜一覽。則其品優劣。歷任淺深。可按而知。不致為姦邪蒙蔽矣。嘉靖初兵科給事中夏言弘治末年。孝宗命兵部武將職官姓名履歷按季開進。以便觀覽。正德十年揭帖尚存兵科以後不知廢于何人。權姦用事。凡推舉一應將官。無不資其賄賂。遇有員缺故為停閙。直待關節既通方行。具奏銓補。錢神橫流于禁闥。債帥接踵至今難復蓋簡用之際。不過此憑該部註擬。而其履歷之詳無所虛耗。至今難復蓋簡用之際。不過此憑該部註擬。而其履歷之詳無所參攷。以稽其實故也。由此觀之。此舉關係政体甚大。不可復廢之者宗

人品優劣可按而知

錢神流滥於禁闥

債帥接跡於邊庭

上召太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本。令健等看詳。因指一本

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須為處置務令通行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庫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鑄錢一事最為緊要

健等極陳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陳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曰奏討亦只是兌家東陽奏曰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因奏曰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夾販私茶太祖皇帝曰我總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爾今鹽法速整理健等奏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

下議鹽法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問閭不行各邊關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戶部尚書韓文等條陳釐革鹽法積弊凡七奏請施行之

李東陽燕對錄謂孝宗悅年明習國事勵精圖治蚤夜諮嗟蓋然有家人父子之風誠近古所罕見也

五月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 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 上令近前於是直叩榻下 上曰朕承

蓋然有家人父子之風

安得逸為此言尤望其享年也

凡天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二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

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勸上進藥不答 上又曰朕為

下事先生每多費心
禎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蒙

榻前授遺音
皇考恩厚選張氏為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罹跪榻外。上曰授遺音太監扶案李璋捧筆硯。載義就榻前書之。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些書輔他做箇好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調旨傳禮部行。○初七日。

保国公朱暉帥師禦寇
上崩。○十八日皇太子即位。○大行皇帝尊謚曰遵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北虜寇大同宣府遣將失利。上命保國公朱暉帥師禦之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出師分駐大同宣府虜引去斬獲百餘級加暉太保林琳太子少保林琳尋卒。

驅羊而搏猛虎
謹按正德初給事中劉蕆疏謂去歲逆賊犯邊挾選京軍出征。旬日之內奏數不勾三萬有奇。盔無甲。有馬無鞍。犬將不識軍人軍人不識犬。把總以此赴敵。可謂驅群羊。而搏猛虎也。蕆師正捕此役。又嘉靖年參將史琳督軍務。出師分駐大同宣府虜引去斬獲百餘級加暉太保林琳太子少保林琳尋卒。

同寅協恭所以成弘治十餘年之治
謹按近日軍禦虜。稱斬獲數十。或百餘級者。類此。臣欺蔽常套也。夫既驅群羊搏猛虎。尚何斬獲之敢望哉。弘治以來。邊

謝遷並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七月加少師大學士劉健左柱國支正一品俸太子太保大學士李東陽

名臣錄曰劉公健等三人在內閣協恭所以成弘治十餘年之治也。又曰明斷可否。其間不阿不激同寅協恭。所以不相阿。劉文靖在內閣與馬文升許進焦芳李鐩皆河南人。雖同鄉而不相比。進士阿景明年少能詩人咸以為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健曰此于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遷提學副使不壽卒。自

謝遷並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起致仕戶部右侍郎許進為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兵馬。尋進兵部尚書

提督仍舊。○八月上
皇祖母太后王氏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
皇太后張氏爲皇太后。○差承運庫太監王贇崔果往南京變江織造贇等奏討長蘆運司官鹽一萬二千引載至南京變賣銀兩買辦織造物料時戶部司屬官李夢陽韓文奏鹽課整理鹽法正今日急務
王崇文徐廷用以氣節相尚言事不可准鹽課織造於是文等執奏言上止請與六千引半與價銀 上召內閣問曰戶部何爲不肯全與劉健等對以內官裝載官鹽中間夾帶私鹽數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官鹽先帝臨終銳意整理鹽法此正今日急務
上不悅曰天下事豈只是兌箇內官壞了譬如十人中也須有三四箇好人健等退復具揭帖力請如戶部議。○十月建立
皇莊。○上不得已從之止批肯與六千引
建立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舖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器店皇莊曰石婆婆營皇莊。

皇莊之設民其色矣

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莊皇莊。

讀

皇莊之設。祖宗時無之。成化以來始有然其收甚不過數處而已至正德朝內臣用事。皇莊始盛。先後建立連州跨邑。至三百餘處。幾內之民至是愈困矣

時稱八黨嗾漢

東昌各處鎮守等內臣。
上初即位禮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江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
上同臥起宴遊謀議時稱爲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尤深惡文臣專權屢於
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爲司禮監內閣所掌。
大受賄賂如不信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拗了有金銀可滿三間房若將
天下鎮守內官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恩勝如

之一常侍無異事勞至此終於危矣

傳旨尽赦

上信之於是傳旨盡數收回新用者。隨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

北虜入冠入寧夏。秉勝直抵固原。閉關中震恐。道無行人。巡撫陝西都御史

北虜數萬入寧夏秉勝直抵固原閉關中震恐道無行人巡撫陝西都御史

武廟初政未幾。昏秕已張。八黨漸肆奏討。盜建立皇莊。更易各鎮守。特事騷騷。夜矣。嗚

楊一清。時在平涼。率帳下五十餘人。馳至花亭驛。會總兵曹鑑。議方畧嚴守備。虜圖各馬。嘗見所選新兵軍容甚盛。駭之移侵

楊一清時在平涼率帳下五十餘人馳至花亭驛會總兵曹鑑議方畧嚴守備虜圖各馬嘗見所選新兵軍容甚盛駭之移侵

隆德夜薄城下。我師連發火砲。響應。如數萬人。虜疑我大兵至。遂引去。○十一月。左都御史戴

隆德夜薄城下我師連發火砲響應如數萬人虜疑我大兵至遂引去○十一月左都御史戴

江西安福人。性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法。尚書張敷華為左都御史。敷華與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忤酒章懋。望重一時。南都稱四君子。靈稽敷華

江西安福人性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法尚書張敷華為左都御史敷華與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忤酒章懋望重一時南都稱四君子靈稽敷華

云。擢總督兩廣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廷選為南京工部尚書。疏致仕。廷

云擢總督兩廣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廷選為南京工部尚書疏致仕廷

民稱青天

對策為浙推官二年不取諸民

八疏乞歸

疏歸林下十餘年杜門自守

選福建長樂人。由進士授蘇州推官。廉明仁恕。屢折疑獄。民稱青天。召入

選福建長樂人由進士授蘇州推官廉明仁恕屢折疑獄民稱青天召入

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勢。巡按廣西。適夷寇猖獗。躬擐甲冑討平之。

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勢巡按廣西適夷寇猖獗躬擐甲冑討平之

詔增俸一級。賚白金文綺。歷浙臬。會副潘伯鑌徒婦。感諭解婦。農歲大歉。

詔增俸一級賚白金文綺歷浙臬會副潘伯鑌徒婦感諭解婦農歲大歉

設賑活民萬計。宦浙最久。凡官舍所需。一毫不取。諸民必遣人於他省市

設賑活民萬計宦浙最久凡官舍所需一毫不取諸民必遣人於他省市

之。歷深望重。南基奮鷹剔大理。卿鞠讞多所平反。以都御史出鎮兩廣。盜

之歷深望重南基奮鷹剔大理卿鞠讞多所平反以都御史出鎮兩廣盜

賊充斥。專意招撫。梗令者。不得已而後加征。討擒巨寇李四子李通寶胡

賊充斥專意招撫梗令者不得已而後加征討擒巨寇李四子李通寶胡

扶香等。絕其醜類。撫而復業者甚衆。累受勑諭金幣。獎勵賢勞。引疾乞骸

扶香等絕其醜類撫而復業者甚衆累受勑諭金幣獎勵賢勞引疾乞骸

俱荷

俱荷

溫言慰留。遷尚書。屢乞疏。共八上。懇切。賜璽書馳傳歸。有清慎才明功成

溫言慰留遷尚書屢乞疏共八上懇切賜璽書馳傳歸有清慎才明功成

身退。允。遂高尚之。褒有司月給廩歲給後卒。賜祭葬。

身退允遂高尚之褒有司月給廩歲給後卒賜祭葬

贈太子少保。蔭子王汝惠郡節推。遷宅心忠孝。制行端方。官轍所至。

贈太子少保蔭子王汝惠郡節推遷宅心忠孝制行端方官轍所至

皆有惠愛。尤惓惓於作興人才。其興衰刬弊。紀綱肅然。疏歸林下十餘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卷

欽定四庫全書　卷

欽定四庫全書　卷

朝之公議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御或言從中出而吾不預聞惑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若誘頑命之名而不盡輔道之實天下後世之謂臣何乞賜罷黜上降旨慰留之○夏吏部尚書馬文升罷先是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婚禮奏書冢儒士缺人吏部已奉旨考選復有旨令革退人後通選本監考校優劣文升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瑞憾奏文升抗拒大臣科道皆力為之辨事乃寢文升與劉大夏不協文升與許進劉宇皆河南人文升薦進提督團營宇總制宣大軍務大夏見孝宗因言宇之過宇幾不免戶部侍郎王儉兵部侍郎熊繡皆湖廣人儼與大夏姻親繡以燕著文升欲抑儼等引進劉宇曾兩廣缺都御史總督軍務文升薦肅往補之繡不樂于外詣吏部辭之不能得繡憾之與李東陽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乃諷向鄉御史何天衢屢疏論之文

降旨慰留劉健

升遂力求致仕章疏前後至二十一上乃允○擢吏部左侍郎仍為吏部尚書考河南必陽人時司禮監掌印太監李榮亦河南人為考內援故李東陽輩之謀不行

章懋上疏乞歸

八月冊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 后父夏儒授都督同知封慶陽伯妃父沈傳吳讓並授錦衣衛千戶○進指揮僉事俱固辭遂減公移呈繳吏部不待報即為莊田○南京國子祭酒章懋三載任滿上疏乞休不待報而歸懋浙江蘭溪人由翰林編修改南京大理評事遷福建按察僉事年四十一即乞致仕弘治末起為南京祭酒至是三載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遂減公移呈繳吏部不待報即為莊田○南京國子祭酒章懋三載任滿上疏乞休不待報而歸懋浙江蘭溪人由翰林編修改南京大理評事遷福建按察僉事年四十一即乞致仕弘治末起為南京祭酒至是三載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幾劉瑾擅權公卿多遭斥逐惟懋先幾而去云後起為南京太常卿辭不就進南京禮部右侍郎即致仕正德末卒懋自少潛心大業既然有范文正公之志於書無所不讀身躬力行涵養深至四方學者多

劉瑾擅權自生疑忌

章懋有壯進易退之節

從之遊或諷為文章曰小枝耳子弗暇又有語弗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美剛其繁蕪可也登仕籍五十餘年居官不過十載立朝僅四十日。難進易退之節天下高之學者稱楓山先生有楓山語錄闇然子集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懿○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章四上從之大夏自入仕以來由壯至老不嘗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為子孫求恩澤大夏歸後大臣有子不當廕而自乞恩澤者言官參駁不允因言劉大夏居一品子孫當得恩典大夏耻陳乞之令宜舉例以崇廉退 朝廷從之勘合已到大夏亦不以屑意適劉瑾專國事竟不行○召總制宣大軍務右都御史劉宇為兵部尚書○十月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并提督團營兵馬大學士劉健謝遷罷初 上即位內臣馬永成及瑾等八人以青宮舊恩日導 上狗馬鷹兎舞唱角觝為樂漸棄萬機弗親耆舊內臣時敢黃儒以端慤斥不信用戶部尚書韓文深憤憂之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下

李夢陽謂韓文曰公大臣也義與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柰何。曰比諸事或可濟也文毅然改容曰善郎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即日李夢陽說之曰公大臣也義與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柰何。曰比諸臣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特諫管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特必更力以易轍為辭。遂令夢陽具疏章文讀而妥之曰是不可太文 上弗省也不可多ㇾ覽弗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人主以辨姦為明人臣以犯顏為忠交易徘徊媟褻無復禮体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候占咸非吉徵切緣比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知赫ㇾ天命皇帝業皆在

雷異星變桃李秋花

鬼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統宗 正德十

文

劉健等疏誅永成等

陛下一身今天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粉碎臠何補於事乎乞將馬永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潛消禍亂之萌先是科道亦交章乞請急降斥奸保聖斷司禮監至內閣傳旨云聖諭已悟痛加修改所劾太監馬永成等姑示寬容劉健與李東陽謝遷上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惡極得罪之各上疏求退初閣議特言宦官不肯下諸閹業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 上遣司禮監八人齎請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健等卒持不肯下內司禮大監王岳者亦東宮舊臣也剛直頗惡其儕所為獨是

一日而遣者三

諸先生言良是

閣議明日有旨召韓文等諸大臣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傳上諭曰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法耳幸小容寬之 上自處耳衆皆惴愕莫對惟韓文舉述群小導非之罪宋曰疏備矣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是日諸閹益窘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大監范亨徐智亦助文等密奏於

為馬廣犬何損於万兌

劉健謝遷致仕

上言外朝多官論劾不可不從 上為之慟瑾因進曰奴輩 上為之慟瑾因進曰奴輩謹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夜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而收岳等繫獄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先是瑾等嘗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臣武畧之事至形于戲劇 上又信之至是遂准令劉健謝遷致仕惟獨晉李東陽益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訾瑾等罔休惟東陽不出一語遂得保智並發南京充淨軍仍遣人緻殺王岳于

李貽緒紳教年之社

不允東陽致仕

東陽独被恭晋

指斥權奸

途由是六權一歸謹等勢傾中外莫敢誰何文臣慘禍始此矣初舉朝共攻瑾等欲誅之閣議堅持期在必克兵部尚書許進謂同事者曰此厲得疎斥足矣果深其事恐其露之變時不能從既而果如言卒貽緒紳數年之禍識者恨之○李東陽乞致仕不允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童慶上竟不允劉健謝遷既罷瀕行東陽祖餞歎泣健正色曰何用合目哭為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爾東陽默然無以應。

謹按 雙溪雜記李東陽與劉瑾有舊瑾素敬東陽文名及是東陽泄韓文王岳等謀干瑾因浔預為之所既而劉謝二公皆去位東陽獨被眷晋初皆以為東陽素有文名故爾及後劉瑾創造玄貞觀于朝陽門外東陽為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泄補瑾之事為真自此東陽坐保富貴一任瑾所為矣。

下戶科給事中劉菃以上疏極陳時政指斥權姦也。

謹按 劉菃疏有云事勢異常人心憂懼机務因之自決黨奏落其手中。聰明淅藏秕政日滋又云各處地方太監何必數十更換用新人

杖欽天監楊源

不如泰飽虎

刘瑾坐誅楊言妄言禍福

固不若用舊人也各省鎮守內臣何必紛十替回卷餞虎固不如養虎也又八乃今備造無良策只增年例之銀理財無良謀賣及廣東之庫藏淅江既泰軍士無糧餉者已累數月山西又奏歲入不敷歲出者亦如此何所恃而不動心哉疏上數千言皆剴切不能盡述。

下刑科給事中呂翀獄以上疏乞罷劉瑾謫也。○擢吏部侍郎王鏊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與機務鏊蘇州吳縣人○十一月命吏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不妨部事入閣辦事隶加芳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專在內閣。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先是七月中源奏為禁止遊戲攻以回天戒事占候浔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旋天璣天權星不明因勸。上宜居深宮絕嬉戲禁遊獵罷方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至是復奏為謹天戒以保治道書言十月末占候浔連日霾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敢於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於捏罵旨意楊源假以天象妄言禍福着實打三十棍放了。○建南京六科

被責

給事中姚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至京俱下獄時銑等上疏乞黜權閹遺孽以正國法內閣劾奏司禮監大監致仕高鳳伊姪高淳林招權納賂乞併梘其職彥徽等上言保晝輔柘大臣以交宗社內開奏留大學士劉健謝遷疏入劉瑾大怒擅差官校俱逮繫錦衣衛獄○調提督團營兵部尚書許進同提督團營故用之○罷戶部尚書韓文劉瑾恨文不置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偽驗出以文不能防奴捏貢令罷職歸復陰遣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騾為民於是文子高開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坐為民○罷左都御史張敷華敷華疑重端介不為詭隨瑾惡之捏貢令致仕敷華諫簡肅敷華初為庶吉士內閣李賢彭時欲薦官翰林數年與劉大夏力辭不就二公後皆以政事為名臣

二公名臣

此若妃宦妒滅夫橫為吾不能不為大臣一慟

劉健謝遷既入劉瑾大怒擅差官校俱逮繫錦衣衛獄○調提督團營兵部尚書許進同提督團營故用之○罷戶部尚書韓文劉瑾恨文不置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偽驗出以文不能防奴捏貢令罷職歸復陰遣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騾為民於是文子高開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坐為民○罷左都御史張敷華敷華疑重端介不為詭隨瑾惡之捏貢令致仕敷華諫簡肅敷華初為庶吉士內閣李賢彭時欲薦官翰林數年與劉大夏力辭不就二公後皆以政事為名臣

輸林之戍坐階卿相清華莫比而高才有志之士顧亦有不屑為者為其間局無政事無以自見也。

李東陽亦足仆撲進仆人氣節

召前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殿大學士師吏部尚書兼殿大學士劉瑾

年正德。初為首相有士人輒其仕抱以尺公歸故之一絕云木谷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即首湘江春草綠鸕鷀啼罷子規啼按此詩意味雋永深中兩崔之病視之能無惡然哉則

劉瑾既入司禮監。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斷初亦從內閣票旨。後瑾自於私宅檢取票旨奏聞批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錄臺憲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填滿其間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一日審錄重囚事內焉劉瑾傳奉字樣重復數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滽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陛辭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為常例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要票旨李東陽輩必極其稱美有曰爾剛明正直為國除弊等語

李東陽亦足仆撲進仆人氣節

召前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殿大學士師吏部尚書兼殿大學士劉瑾

年正德。初為首相有士人輒其仕抱以尺公歸故之一絕云木谷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即首湘江春草綠鸕鷀啼罷子規啼按此詩意味雋永深中兩崔之病視之能無惡然哉則

劉瑾既入司禮監。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斷初亦從內閣票旨。後瑾自於私宅檢取票旨奏聞批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錄臺憲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填滿其間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一日審錄重囚事內焉劉瑾傳奉字樣重復數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滽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陛辭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為常例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要票旨李東陽輩必極其稱美有曰爾剛明正直為國除弊等語

不在司禮監又遷外

東陽稱美劉瑾

乞歸官

過

1

律

1

素

1

務為容悅云

東阳有愧刘謝

張洎長語云劉瑾鎔擅權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自為觀望未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送探瑾意為之有事休大者令堂候官至門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肆使人人擾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未敢大肆其惡也

飄厲瓦掖樹木天變示儆可不慎此

謹按 劉謝二公有愧與其沒也乃海首謠為文正何說也

續十二月工科給事中陶諧言邇者雷電交作飄厲瓦掖拔木。陛下當夙夜恐懼增脩德政以回天意柰何視為泛常傾耳於太監丘聚魏彬馬永成之流而正人君子則懌於覩面盜意於馳射釣獵之樂而國政聖學則怠於究心乞查究日逐侍從遊謔以致聚等數其誤國之罪昔之於先帝罪之弗赦其司禮太監陳寬李榮等受先帝之重托而高鳳黃儒尤青宮舊臣坐視顛危宜通加罷斥蛆閒○以中書李憲改選給事中憲與劉瑾同鄉瑾謂中書由進士出身者當與博士行人一體選科道遂以憲選科而中書得預科道之選自此始

正德二年

正月罷戶部郎中李夢陽尋復下夢陽獄會有密解之者復赦歸○逮尚寶卿崔璿按察副使姚祥主事張儒下獄枷號謫戍邊時劉瑾方厲威適璿以冊封四藩家小馳驛乘轎祥以御史駐副使擅起人夫馳驛儒公差回乘轎為邏卒所縛瑾俱奏捕下獄璿祥枷于西長安門儒枷于通州張家灣內閣部院大臣連上章乞寬宥始釋充邊衛軍○下兵部主事王守仁獄逮赴之謫貴州龍場驛丞以其上疏論救言事戴銑等也○閏正月劉瑾揑旨令南京言事科道官戴銑等二十人并吕翀劉菴各廷杖三十發為民○謫南京兵部尚書林瀚浙江右參政勒致仕先是戴銑等言事被逮瀚往送且譫之劉瑾聞之怒勒令銑等招詞連瀚降職致仕○逮南京左都御史陳壽至京下獄謂米罷官先是戴銑等言事被逮壽

劉瑾黜責大臣何其越分當世道如此之何

劉忠獻規諫之語

連疏論救章下吏部覆奏請如京罰米三百石行 君庸閱監禁追納罷甚官。

○二月以詹事楊廷和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為南京禮部右侍郎即時 上御經筵講書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忠直講既罷 上請劉瑾曰經筵講解書義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忠舊東宮寒曰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遂遷南部侍郎時南部無缺旨 添註之雖若遠之實陞之也未幾復陞廷和本部尚書

君遠實陞此劉瑾之本意

雙溪雜記楊廷和劉忠二人不可往見之人知必以我輩交忠然不廷和曰瑾所為如此不可往見之人知必以我輩交忠然之廷和忠以錦幣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即自後瑾遂厚廷和而疏劉忠時劉宇為兵部尚書梧保國公家人朱瀛者交通劉瑾無日不來兵部郎中每伺瀛出則邀入同餐留坐款語遂因瀛通情于瑾傳旨罷南京戶部尚書泰民悅以廷和代之既而廷和復因朱瀛求瑾取入內閣許謝向金二千兩瑾許之建按弘治乙丑歲廷和猶以庶吉士考會試不三四等即以尚書入閣此少保位一品亦大驟矣春坊學士主考會試不三四等即以尚書入閣必非正朋邪踏者必非端士尚論者所以不能不起人之議與昔人謂譽共驩者無一怕者必非端士尚論者所以不能不起人之議與昔人謂譽共驩者而無一怕者必非端士尚論者憑謂周旋於劉瑾之黨與夫錢寧江彬之儔物於正德之世者此其大畧云

環跪有必非廉

劉忠獻規諫之語

○二月以詹事楊廷和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為南京禮部右侍郎即時 上御經筵講書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忠直講既罷 上請劉瑾曰經筵講解書義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忠舊東宮寒曰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遂遷南部侍郎時南部無缺旨 添註之雖若遠之實陞之也未幾復陞廷和本部尚書

君遠實陞此劉瑾之本意

雙溪雜記楊廷和劉忠二人不可往見之人知必以我輩交忠然之廷和忠以錦幣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即自後瑾遂厚廷和而疏劉忠時劉宇為兵部尚書梧保國公家人朱瀛者交通劉瑾無日不來兵部郎中每伺瀛出則邀入同餐留坐款語遂因瀛通情于瑾傳旨罷南京戶部尚書泰民悅以廷和代之既而廷和復因朱瀛求瑾取入內閣許謝向金二千兩瑾許之建按弘治乙丑歲廷和猶以庶吉士考會試不三四等即以尚書入閣此少保位一品亦大驟矣春坊學士主考會試不三四等即以尚書入閣必非正朋邪踏者必非端士尚論者所以不能不起人之議與昔人謂譽共驩者無一怕者必非端士尚論者憑謂周旋於劉瑾之黨與夫錢寧江彬之儔物於正德之世者此其大畧云

環跪有必非廉

內官賜生祠

劉忠于預刑名諸政

巡撫都御史艾璞至京下獄覈戍發海南為民先是有勳戚家與無錫民訟田璞承勘惡以還民勳戚賂劉瑾復訟使者復勘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勳戚且劾璞前勘非是瑾捏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捶之絕死數日方蘇除名全家發海南戍邊州為民○

巡撫都御史艾璞至京下獄覈戍發海南為民先是有勳戚家與無錫民訟田璞承勘惡以還民勳戚賂劉瑾復訟使者復勘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勳戚且劾璞前勘非是瑾捏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捶之絕死數日方蘇除名全家發海南戍邊州為民○

巡撫南直隸右副

罷豐部尚書李傑時晉府鎮國將軍表樵賂劉瑾求封為郡王傑持正不
與瑾御之竟以是罷去既而復起前禮部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瀚都御史張敷華為朋
○劉瑾矯詔以大學士謝遷尚書劉
詔以謝遷等為朋黨
當示天下。○八月初十日今
上皇帝生于興府是歲黃河清慶雲見冀
軫分野當湖廣分。○罷總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
害。參將數由之以入乃奉官屬繪邊巡視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
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
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垣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
乞休工亦停罷。○築寧夏花馬池東至定邊營西至寧
夏黃河邊傍城堡一帶地方綿亘四百餘里內外黃沙野草彌望
無際無高山巨塹為之阻蔽至成化初年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
肆深入城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後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
始奏修之又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不復入套者二
十餘年 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墻既日頹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雪冬

劉瑾矯詔以謝遷等為朋黨

內外黃沙野草彌望元

劉瑾矯詔中止

劉瑾窃柄矯詔每以為恨後套賊頻年入寇深入固原平涼殺掠甚多。正德十四年又復擁

意在劉瑾

楊源忠不悅父

花馬池折墻深入連年隨衆我軍失利上厪宵旰之憂臣於
正德二年二月興工自寧夏橫城起築過墻墩約四十里不意奸權劉
瑾窃柄矯詔中止識者每以為恨後套賊頻年入寇深入固
折入正德十年大舉深入固原平涼殺掠甚多。
衆俟冤抵直至鞏昌秦州地方至
嘉靖元年又復大舉直抵西安之卯州鳳翔之隴州殺戮之慘比前倍
之間井蕭條戶口凋耗。使
二三十萬之銀而人民有枵牧之利官軍省征戍之苦矣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謫戍陝西肅州衛死于道時源復奏自正德二
年以来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来不一。勸
上思患預防意在劉瑾也瑾將奏晉中不出召源面斥之曰。尖嘴蚕子。你
是何等官也要學做忠臣。遂揑拿送錦衣衛着實打三十棍。發肅州衛
永遠充軍。差官送至河南河陽驛。因傷重死馬妻度氏斬廬荻覆尸奚于
驛後

楊源江西豐城人瑄之子也瑄為御史以劾曹石事謫戍嶺外猶幸生還源累疏乞忠不悅其父而身遂不免千載之下令人有餘悲焉

十月賜皇親沈傳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讓妻屬氏奏稱訪得

河間府靜海縣莊田一處原係河淤退灘地四至及差官勘得雖稱無徵荒地但頃畝類多給與官業蓋亦民李良等捏稱投獻也事下戶部查得河間府莊田冊內並無靜海縣河淤退灘地四至及差官勘得雖稱無徵荒地但頃畝類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覆奏 上不從卒賜二家為莊田永業

嘉靖初年來逃移絕戶二千三百十餘頃土盡為本縣地土盡為皇親勢家所奪無復餘地可以耕種因獎至此

擢南京左副都御史雍泰為南京戶部尚書既而罷之泰陝西咸寧人性氣廣厲風度稜峻由進士為知縣御史巡撫所至輒有遺愛紀綱肅然人不敢干以私廣憲山西時以事撻太原知府伊珍為珍所訐奏繫詔獄左遷湖廣泰政尋擢巡撫宣府泰將孫傑不法部下訴于泰將劾奏之傑廷參謝罪泰按軍法呼左右縛傑大笞挫捽之三十三軍股粟傑有內援泰遂以擅打將官劾罷既而尚書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言官潘鐸等復

疏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素善泰薦于劉瑾瑾原籍陝西興平人。
仍罰米千石匆千束輸宣府文升大夏并潘鐸等數十人皆以舉泰罰米
有差○取回各省巡撫官劉瑾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乃票旨將各省巡
撫都御史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員悉裁
革不用○逮各邊巡撫都御史及管糧郎中下獄劉瑾素知邊方乃商賈
納粮草情弊因戶部奏差給事中御史三年一次查盤田奏內有粮粗粘
章浥爛者瑾票旨逮繫各巡撫及各管粮官下獄既而鎖扭差人押至所
任地方加倍賠償凡商人納過粮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
弊邊儲漸乏○劉瑾性貪酷而假仁義沮抑同列谷大用聽鎮守臨清太
監言傳旨於臨清開設皇店瑾急捕其敵計者罪之乃止馬永成欲陞錦

瑾密察素聚交通外臣

衣白户部琪瑾力拒以為不可爭于　上前東廠太監丘聚忤瑾意密奏
聚交通外臣調南京孝陵太監王琇於御馬監建新宅誘
上居之因奏令攬納戶數人專一包納京庫粮草所得利進于內琇自為
首送戶部出榜尚書顧佐自于瑾瑾大怒入言安有天子令人包納錢粮
之理　上以為不知瑾遂勑攬納戶于戶部門外皆死

徐昂以論救韓文落職歸

何昂曰予觀瑾生非能以正相助者三五年後必互爭權自相等戮矣

十二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江西南昌人自幼聰悟博涉群
書潛心性理之學探索經傳贖奧多所獨得一時
相與往復談理學者數人各擁門戶而元禎岸然中立所著書多未脫稿
學者稱東白先生元禎入仕籍四十餘年而退居于家者三十年天下之
士莫不想望其風采晚年以纂修昇出遂為時輩所忌言路詆其營求入

元禎學者稱東白先生

起雍大提增操江

手勑取迂和入閣

閣頗恨沒于京邸故論者以為不若章德懋脫郎堅志不出之為高云

續六月起雍泰為左都御史提督操江時給事中潘鏜薦泰有敢死之節
克亂之才遂詔起用固辭弗允○九月以副都御史雍泰為南京刑部尚
書○十月以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
辦事時內閣例用三人李東陽謝芳王鏊皆見任楊廷儀復謀于劉宇托
朱厭求劉瑾取入閣許重謝瑾瑾許之下手勑取廷和入閣辦事南京尚
書入閣自廷和始廷儀以白金三千兩并金銀器皿托朱厭陳于玄真觀

劉宇有中立之意

續戊辰　正德三年

正月天下諸司官員朝覲劉瑾令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內皆借于京師富
家及田任括民財陪償之○罷吏部尚書許進尋落戴除名為民調兵部
尚書劉宇為吏部尚書進不欲媚劉瑾然亦不與抗事多調停有中立之

雍泰用非吏部本意

意焉朱瀛者每為宇謀欲傾進乘間言于瑾曰許尚書僅為恭謹而外示伉直如雍泰平昔剛暴朝廷屢貶謫不用今欺公舉用却又揚言于外曰公因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瑾方怒泰不置及聞此言大怒票旨屢責進欺罔進乞歸遂落職以宇代之○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梁儲為考試官取邵銳等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呂柟景暘戴大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改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為部屬官先是焦芳子黃中既會試中試芳意欲處以大甲既而衆論取呂柟為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于劉瑾改清等官授黃中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六七人俱為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修○下御史徐禎獄謫戍邊未行死於獄禎江西新

定科第授戰官

元旦治行第一

途人初知江陰縣政蹟顯著適朝覲吏部奏禎天下治行第一徵為御史差巡長蘆鹽課劉瑾欲令割送該年餘鹽銀兩禎弗從瑾深御之後禎復

斯文掃地

一清高才重望

今日錄衣明日下錦衣忠臣屈死舍宄於地你独何心

命俟於朝門適遇瑾又怪不行跪禮即捏寫旨意拏送錦衣衛獄二次多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永遠充軍禎傷重死於獄仍行原籍查取伊男徐材起解補伍及瑾敗始釋放寧家○召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至京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贊機務加太子太保廷和四川新都人年十二舉鄉試其第進士也先于父春仕至提學僉事卒近世所未嘗有也○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釋不治劉瑾惡其築邊大費也王鏊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乃可以為罪乎李東陽亦乃救之乃得釋放還○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以盤粮報數不明

彧

加不干東西長安門外都御史劉孟以到任延遲加示于吏部門外時劉瑾行事益務嚴刻動以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威衆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文臣辱喪氣惟恐獲罪○勑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一日早朝有遺空名文書于丹墀者

上見之。命拾以進。乃備言劉瑾等亂政事。瑾下殿入班請問無肯承者。瑾疑群臣所為。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酷暑暴于烈日中。多不能當。嘗有仆地曳出宛者十餘人。至晚悉械送錦衣衛獄追究。竟無踪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為。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盡得釋。○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卒。年九十三贈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平生好學。至老不倦。所著有漕河通志。介菴奏議石渠意見。經籍格言等書。○逮前戶部尚書韓文下獄。罰米千石放歸。瑾憾文不已。乃以戶部廣東司失金弊冊。捏旨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監禁數月。罰米一千石。家產不能償。逮尚書大同上納陸續更罰至二千石。家產不能償。滋不悅。大憂既致仕歸。有激怒于兵部議革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無名供饋歲省。官府數百萬。近幸者皆稱貸以給。○八月逮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謫戍肅州衛。先是大夏在

東陽奏釋朝臣

逮尚書大夏下獄

頭諫曰。此 先帝意。非劉瑾大憂建白。乃免時劉瑾曰誅求臣僚。劉字與大憂有怨言乎 董謂拔刺大憂家可得金數萬焦芳亦忌大憂共譖之。瑾因廣西上官岑濬獄辭連大憂。遂捏旨逮繫至京。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變士官罪死。太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集大臣議。都御史屠滽亦謂大憂不宜深罪。瑾怒。乃與宇謀。署大憂輕議夷人。遷徙肅州衛永遠充軍。大憂即買騾雇車以行。出都城日。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携筐饘進飲食。亦有焚香密禱願公生還者。○大學士王鏊致仕。鏊見劉瑾竟悖遇之。不能得。居常戚然不樂。遂累疏乞休。歸。鏊性好學多所論著。嘗擬作守溪囈言。長語行于世。間多確論。云嘉靖初卒。贈太傅。謚文恪。○以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泰廣東順德人。為人清介。謙和。成化中。為御史。嘗言。宮闈預政。被捶斃死。累遷長南臺所至有聲。至是奉表入賀 萬壽聖節。惟以土葛布遺劉瑾。瑾知其清苦。然

岑氏未救何為激變

王鏊屢求致仕

張泰所至有声

張芮何塘不屈劉瑾

入党皆封父為都督僉事

劉瑾怒華罷送銀之例

猶循之會吏部以南京戶部尚書員缺疏泰姓名以請。瑾揑旨令陞戎
仕。○冬調翰林學士張芮為鎮江府同知。芮為人朴實任情直遂時見劉
瑾長揖不拜遂坐事調府同知。亦以抗直
不屈劉瑾也。○下陝西舉人郝志義之
子也志義病故序援例乞終葬劉瑾以為洪武禮制無此例遂下錦衣衛
獄問發充軍瑾自擅政大率專抑文臣右武臣尤崇重內臣馬永成八黨
皆封父為都督僉事
言。○罷送各邊年例銀兩劉瑾以天順前
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以前年例銀數佐報以天順前
無此送銀例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同邊方巡撫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
也。遂追問罪革罷送銀之例邊儲因是益缺。蓋自成化間開設榆林衛巡
撫余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

年例銀兩不過補商人赴邊土納之數

蔡清動準古人

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貳錢伍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
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至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淇
奏改商人赴邊納粮中鹽之法令納銀運司解印分送各邊。自此各邊始
有年例銀兩多至數萬。其實不過以補商人赴邊上納之數耳。然送銀各
邊而邊方米價湧貴。甚艱難不如商人報中上納本色之猶為得實益
也。今稱葉罷之邊儲安得不缺甚。

雙溪雜記謂使顧佐尚書當劉瑾查問之時荅曰昔鹽課在各邊納故無年例銀之送後改鹽課銀解京。故不得不送各邊。始此瑾必不怒邊方巡撫而反正塩法。邊儲得實利矣。憲意謂此論甚是甚是。

四川盜起召致仕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督理軍務。督兵討之。○
晉江人。勞躬勵行。動準古人。平生好學。至老不倦。家極貧。雖位至腰金。恒
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為國子監祭酒未至。是月清卒。清福建
借貸于人以足用。嘗即其卧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

入室山空手回　瑾欲致海門下　惟康子可以解　左侍書請海望其解收

不好。頹淵任寄天又嘗自儀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以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已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所著有易學蒙引四書蒙引及虛齋文集四方學者宗師之稱。虛齋先生正月李夢陽下錦衣獄。夢陽代歸文草疏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脩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閽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於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為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為能救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辟咡也。遂請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為公晉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為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瑾即請為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為之援。柰何欲為白等脫靴哉。即奮衣起。瑾固蹇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斡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惟清議矣。

己巳　正德四年

春罷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邵寶。[常州無錫人]初知許州。以古文古行知名。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尤急民事。躬課農桑。倣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洗田法。為備荒計。提學江西。敦尚道義。以身為教。遠邇向慕。累遷都憲。督漕運。劉瑾擅權。一無所通。瑾銜之。數令

邵寶　以古文行知名　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　奈何欲為白等脫靴　左侍書請海望其解收

人以危言撼之不為動乃捏言卓性度端雅臨事猶講學未嘗疾言遽色嘗曰頤為真士夫不頤為假道學於聲色貨利嬉戲絕口不言惟潛思著書開拓古今粹然自出機軸名重海內後瑾誅起為礼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嘉靖初復起為禮部辭不就卒謚文莊

[重按] 邵二泉懿行若此可謂明時全人矣其曰頤為真士夫不頤為假道學尤為名言是以箴警當世夫真偽之分無他言行相顧不相顧之間已耳近世談道學者往往言偽而辨行偽而堅二泉之言始有所感而發與

四月降典誥勑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為侍郎尋復前職儲廣東順德人弘治中纂脩大明會典成自李東陽而下翰林春坊官皆陞戰瑾以為壞祖宗制書妄雜以新例毀其事悉追奪之儲因降為侍郎左庶子毛澄左諭德傅珪等皆降職馬惟李東陽不動儲尋以纂修實錄完仍復尚書○五月孝宗皇帝實錄成

王守溪擬罰言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書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惟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邇言及政事行罷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繹前後奏疏而分曹之人果皆公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於數十年之後追書於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失而亦莫能照其情偽或奪其衆而不得書或迫於勢而不敢書或苟于才而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謨勳業汨沒不傳而奸慳情態求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改翰林侍讀徐穆編脩汪俊等為[南京]部屬官先是劉瑾惡諸[翰林]不為所忌者十餘人陸調南部員外郎主事等官俾擴充政務

禮屈及脩　孝廟實錄成例進秩瑾怯不肯或嗾之謂文士不習世故摘

[重按] 劉瑾此舉意雖美而所謂文士不習時政遂陞調有司俾擴充政務則實切中時病無不可行近時言路謂通未翰林之官上馬者惟從事於詩文下馬者惟恣情于酒色宜倣國初出入均先正嘆此同意

遣御史等官詣各邊清理屯田劉瑾既止各邊送銀例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為國初脩備屯田故軍食自足後為勢豪所占以此軍不可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胡汝礪周東楊

人心憤怨謀起兵以誅瑾為名

御史出差不得以家眷隨

武顏碩壽等往各邊大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於是各邊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刑於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以誅瑾事為名瑾禍始于此矣○遣御史寧杲發發薛鳳鳴督捕盜賊於[真定]等處京師之南固安永清濁州文安等地方京師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邊路劫財輒奔散不可尋號為響馬賊至今聚黨益熾劉瑾不勝憤欲速除之用人言遣御史寧杲於真定發發于天津薛鳳鳴于[徐淮]專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眷隨至是許杲等令攜家眷責以滅盜為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倫指揮石璽會飲令人歌舞為樂瑾遣邏卒緝知之傳旨降鳳鳴為[徐州]千手敕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枷繫盜賊入[真定]城用皷吹前導金皷之聲彌月不絕由是奸人無所容盜賊多內官張恕姪張茂為

流賊作亂各僭稱王

焦芳荐張綵於劉瑾

張綵劝瑾

大盜窩主杲親往捕斬之啖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彥名因是聚衆為亂瑾以捕盜有功陞杲與敎皆為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詔] 超陞敎寧而重懲鳳鳴劉瑾之舉頗得治道賞罰嚴明信公之意。

改典誥勑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為[南京]吏部尚書劉瑾惡其不附已也○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擢吏部左侍郎張綵為吏部尚書綵[陝西]人弘治中任文選郎中卷病歸劉瑾專政查京官卷病久者悉革為民未久者令赴京聽除綵不得已赴京綵前在文選時焦芳為侍郎相得芳薦于瑾言綵乃公之鄉里極有才可用復補舊任已而楊一清薦綵諳曉韜畧堪任邊方巡撫陞侍郎劉宇入閣遂以綵代之綵嘗勸瑾

劉瑾得回欽銀校承運庫

衣冠之禍少減

不敢天潢血爲之任肘腋此亦見榮王

本心之明

今天下諸司有饋送禮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怨貽患不可勝紀其言遂禁察饋遺者適巡按山東御史胡節回斂銀欲行饋送瑾緝知之捕下獄死少監李宣侍郎張鶴錦衣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回斂銀二萬兩饋瑾瑾奏收其銀于承運庫宣等皆降黜其餘因饋送得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緣又嘗言於瑾公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法瑾悉去之德初嘗京邸劉瑾惡之與吏部尚書張綵謀逐逐王就國是時劉瑾方有逆謀故不欲天潢血屬之在肘腋也

續 何榮王之國常德榮王祐樞弘治四年封常德正

庚午 正德五年

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督陝西川湖三省兵征勦四川流賊○二月命兵部尚書曹元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瑾

入閣之黨也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惟楊一清以才望劉宇與元皆以阿附權奸○出太監張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永入永言于 上調永南京不行劉瑾專政欲盡除軋己者一日伺間覺之直趨至 御前訴已無罪為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即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由是永深恨瑾○四月慶府宗室安化王寘鐇與寧夏都指揮周昂丁廣等集衆反鎮巡守臣偽鑄印章封拜其黨僭擬以誅劉瑾為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五月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為提督帥中外兵討寘鐇○寧夏遊擊將軍仇鉞襲執寘鐇父子賊黨悉平時神兵猶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勦鉞為內應遂手斬周昂扼安化王父子械繫之文蛟何錦丁廣於外并誅其黨於是令神英帥師還張永及楊一清仍往寧夏撫安地方○六月早雹○七月四川威州茂州等處地

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

張永拳毆劉瑾

安化王寘鐇渡河急於反鉞為內應

林俊 調發官兵大敗藍廷瑞等賊

永瑢 罪十七事

上允僧忠二宮之奏

震不聲如雷既而潼川州樂至縣亦地震房屋俱動○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調發官兵及羅田石旺等處土兵討敗之綏潞死者六千餘人廖惠被擒藍廷瑞奔紅口會合鄢本恕越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後衆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八月太監張永還京獻俘實鐇等伏誅以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諸軍事初一清之起征寧夏也實張綵薦之劉瑾不得已從之事平瑾不欲一清還京師遂晉總制○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擅政五年毒虐遍中外無不怨恨切齒者張永既憾瑾征寧夏平與楊一清共定謀誅瑾永既回京獻俘與素所厚宦侍張雄張忠等乘間共訴于 上言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著宜早擒之因疏大罪十七事 上猶豫未決永曰小遲我輩皆靡粉矣 陛下安所之乎 上乃允其奏當夜命牌子頭往召瑾永曰勸 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睡

劉瑾伏誅

劉瑾你是何等人物有這等橫為凌剮之死不足以贖衆之罪

令牌子頭入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者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黎明送錦衣衛坐以謀反凌剮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嚼之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副金鈎三千金銀湯盥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櫃穿宮牌五百衮龍袍四八瓜金龍盔甲三十王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一百六十束○下吏部尚書張綵獄死獄中初綵在吏部惟知尊敬劉瑾他中貴覩之蔑如也又故事吏部推用大臣必資任於內閣綵以為事在劉瑾內閣不得預每忽之李東陽等以為遷廢內閣權共憾之及瑾被繫亦捕綵下都察院獄尋供與瑾同謀病死獄中仍暴其尸家屬流嶺南○大學士劉宇曹元有罪免○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焦黃中有罪除名為民先是黃中為檢討數月即陞編修踰年復陞侍讀性尤狂恣無耻時士官參潛沒入

家口有妹色殊甚考閱求瑾得之後卧病黃中盛馬聚麾之部天下咸之

瑾誅言官交章劾其罪遂並褫職

廖氏道南曰夫政本之地上運台衡下司陟黜陳猷敦典論道弘化宗社安危生民休戚華夷向背世代污隆胥係焉遂瑾擅權乃有如芳如宇如元者首附之遂至海內騷動社稷幾擾易曰閑國承家小人勿用可畏哉

逆瑾擅權

二堆惡平皆太監張永之功

論平寘鐇功封仇鉞為咸寧伯召楊一清為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李東陽等奏言局月之間二難交作憑平底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於是封張永兄張富為泰安伯弟馬山為平涼伯谷大用弟大玘為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為永壽伯並食祿一千石給誥券世襲復廕李東陽楊廷和子各一人為尚寶司丞楊一清子一人為中書舍人

平寘鐇封功

逆瑾伏誅永典有力

【讀按】正德辛巳大月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查革濫授武職事謂寧夏寘鐇之遂彼時賴都指揮仇鉞之兵一舉平定而太監張永聞風趨赴攘為己功後遂瑾伏誅永與有力可以贖黨惡之罪豈應據為討賊之功既而太監谷大用馬永成魏彬陸閒等結為朋党專權出政乃以運籌帷幄並受褒崇兄弟封伯貂蟬玉帶勢燄班行鐵券金書光動閭里身不出國門之外足不履縣大拜書爵坐獲殊寵此上大夫之所以痛心而將臣之所以解体也

命華刻瑾所行乱政

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印時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彬既掌司禮監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瑾誅雖有旨云凡瑾所行亂政事件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而又曰百官緘默順從皆非得已又于人衆都不查究于是逆瑾流孽彷尚在而彬永成等濁亂朝綱大政而馬永成等又奏有旨凡

畢亨請拆毀劉瑾祖塋

賞罰華宜山東河南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蜂起而天下不勝擾矣○華原籍陝西祖塋且曰內官修墳不係舊例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曰洪武禮制豈有文臣脩墳例耶遂票旨劉瑾祖塋不必折毀勒亨致仕○九月詔南京吏部尚書梁儲至京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尋改武英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月南

張芹疏劾東陽

御史張芹上疏劾大學士李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承順不

阿諛不能力爭劉瑾

能力爭及　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變却又攘以為功胃應恩蔭乞賜罷黜不聽時張永用事欲矯劉瑾奢僭之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為題東陽及楊廷和等各作長詩以献東陽為窮字詩析黜書為句極工巧永大悦命工刋印傳之未幾流賊殘毒中原人以為窮苦之應○前吏部尚書許進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敭進八子登仕籍長詔舉鄉試早卒誥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贊仕至少傳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詩工部郎中詞知府論今兵部尚書提督團營我朝垂二百年来宦業之盛無如許氏者續李東陽撰劉瑾父封都督誥曰積善以貽子孫嘗聞其語揚名以顯父母今見其人又曰號令風行乎天下威名雷動于八方為京師傳笑云

江津賊作乱

流賊殘毒中原

宦業之盛無如許氏

續　正德六年

正月改戶部尚書楊一清為吏部尚書孫交戶部尚書○四川江津賊曹甫作亂僭稱順秦王攻圍縣治○錢按察僉事吳景巡撫都御史林俊調兵

討誅之○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忠掌詹事府吏部寺部事兼學士靳貴為考試官取鄒守益等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楊慎余本鄒守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慎太學士楊廷和子也

秦檜柄國子孫為士論不齒

秦檜柄國子孫冠多上遂為士論不齒

劉忠上疏省墓歸家

劉忠上疏省墓歸家

集按　餘冬序録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為相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礼部高第薦名既廷試與昉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故罷之仁宗朝韓億為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礼部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宋制嚴于宰執子弟如此惟秦檜柄國而子熺孫塤皆于省試發試冠多士遂為士論不齒我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為嫌景泰間大學士陳循弘治乙丑科正德辛未科閣老皆有子入試其父引嫌不預讀卷其子並得及第也建按前此戊辰焦芳以子薦中不得狀元及第降調諸翰林故是科不朝法制視宋為稍寛而公卿典刑不逮宋人遠矣

四月太學士劉忠省墓歸家上疏乞致仕許之忠河南人性峻少通行方寡合是春累疏辭疾未允強起主會試事出院後乞即歸省墓。

上一日摘會試録所刻文字錯誤屢次示李東陽等蓋中官有譖之者也。

忠聞之乞休後卒。謚文肅。○江西盜起。召總制右都御史陳金提督軍務。發兵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蜂起。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擄越王嬪。瑪瑙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芟奏調廣西田州東鄉等處狼兵共征之。○五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逆瑾誅。大夏自耳肅放還在道。蒙詔復前職。致仕還家。遘疾卒。年八十一。謚忠宣。

讀按 言行錄云劉忠宣公之為人也。明識治体。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庶幾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退切。如司馬君實是固先民之遺軌也。白沙陳公獻章謂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己子。百姓戴之如父母。編觀當世未有如此者。異公迂舉。謂古人有言憂民如有病。見客以無官。公足以當之。

六月總制尚書洪鍾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陝西都御史。監章會兵討賊。監廷瑞鄔本恕。芟于四川東鄉縣擒之。加鍾太子少保。陸俊右都御史。章右副都御史。既而江津仁壽通賊。方四任鬍子及麻六兒等復起殘破蜀土。人民益遭荼毒。不聊生焉。○七月流賊劉六劉七寮彭名芟作亂。擄掠畿內州縣。八月擁衆北向京師。戒嚴。命兵部侍郎提督軍務。陸完芟帥師討之。劉六等皆因諸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縱觀。上遊幸之所。及為都御史寄采所逼。遂聚衆拒捕。劉瑾誅。采亦罷。廢兵部尚書王敞行有司擒捕。已獲彭彥名收安肅縣。劉七等帥衆刼獄奪去。旬日間聚至數百所在窮民響應。增至數千。遂橫行北方。殘破州縣。屢敗官軍。馴至山東河南江淮。皆騷然矣。○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時宦者用事。每各邊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冒報功次。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權幸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議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內批即允。時蜀賊餘黨猶未平。科道保留不得。俊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之寇復熾矣。

名臣錄云。俊平生不愛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抗犯顏敢諫之節。高雖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為大戒。撫綏為上策。威名大著。

流賊渡起窮民响應日不安生

林俊杭犯顏敢諫之節

言官共論敵討賊不戢似非公論以賊勢日熾故也

蜀人咸畏之如神明比于宋張詠加靖初起為刑部尚書。

改兵部尚書王敞掌通政司事。調邢部尚書。尚鑑為兵部尚書。時流賊勢日熾敞束手無策言官等論敞不戢遂改敞而以鑑代之。○以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御都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流賊劉六趙風子等。分夥寇掠河南山東州縣。風子名燧。霸州文安縣生員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楊虎率衆萬餘。攻掠文安瑣

轉

陳壽蕭名尤著

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刼其妻將汙之。瑣怒奮往殺傷二賊。為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為盜。又之劉六等欲分夥為寇。於是瑣與楊虎邢老虎合為一夥。寇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為一夥寇掠山東。其勢愈熾。○南京吏部尚書張綵等會疏言儲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擢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壽為南京刑部尚書。尋致仕壽遼東衛籍。登仕四十年。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蕭名為尤著。居常衣疏食如寒士。沒無以為殮。親舊共資

馬中錫招撫盜賊

劉七使人去京打探有無招降消息

助之。諸子旅寓南都。環堵蕭然。

讀按 昔人謂居官蕭灑大臣急務。雖大賢踐此。始陳公者能有幾人。

逮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錫下詔獄。先是二人受命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盜事。招撫解散張偉統袴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徧檄諸路榜。是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幸。求赦不得。遂大肆刼掠。衆至數萬。中錫恐賊害己。私家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家居屋財物。由是謗騰。謂中錫竟死獄中。有傳中錫及傳下獄論死。後中錫竟死獄中。有傳董爵閑住。○冬。大發兵討流

賊命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先是馬中錫等既無功中官因是以為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命谷大用總督令與陸完居中於臨清駐劄調宣府遊擊許泰邵永大同副總兵張俊遊擊江彬各領邊兵入征內地俱令聽谷大用陸完節制調遣○

州縣官被攻破城池北守邊將帥例抵死法亦羙

逮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巡撫真定都御史蕭馳下獄除名為民時兵部遣將帥例抵死○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為州逵河南固始人由進士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浚隍貸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刃俟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皷遠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麾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撫按交薦其才遂超

二人忠節署同

霍恩被執不屈而死

擢是職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逵率衆追至高苑斬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

何景明作樂陵令行云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無戰場到今漂血成野水如山白骨橫秋霜雲壁功高將不收授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豪貴台面豈得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十四城見賊走抗城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盜時縣吏州官各亡命北梁白馬終日行濟上黃旗錯相映不聞開門戰但聞開門降吁嗟乎平原太守樂陵令

讀按 此詩以樂陵令配平原守並言辞旨淵懿蓋平原樂陵皆山東地之功而後卒不免于逮藩之變二人忠節古今署同、

十二月流賊趙風子攻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贈采光祿寺少卿蔭其一子時又有河南上蔡縣知縣霍恩賊破城被執不屈而死真定秉陽縣知縣侯爭與賊戰死。朝廷憫之咸贈官賜蔭焉先是趙風子自與劉六分夥為寇衆至數十萬漸引而南河南北山東兩淮地方俱被其害所破州縣數十間有以金幣遺賂求免攻城者則斂兵而過官軍追討拒戰亦互

流賊趙風子入泌陽

賊不攻尚書馬文升家

嘗呼其字而不官

有勝負焉○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節制宰臣延綏諸路軍馬討
河南流賊○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近以身免盡發其先世
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廷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
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當聲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家在
圖中引衆去之

讀史 鈞州以馬尚書故去之不攻而於焦泌陽乃酷烈如此然則善善惡惡之良雖盜賊亦未嘗戾耶

命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宏江西鉛山人○
擢吏部左侍郎傳珪為禮部尚書珪直隸清苑人○性鯁直時吏部尚書楊
一清方得時名士皆趨附善招援外號秉直陰實樹黨通餽遺珪數爭其
不公一清不堪越次陞禮部尚書實遠之也時李東陽與一清各相結托
而東陽壻為儀制郎中前尚書遇郎中厚恣其為嘗呼其字而不官珪乃
按其廢法數罪責其舍弟郎中求遷他曹避去○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

張永決以珠上珠

王外廷無敢諫會番僧奏計田百頃為大慶法王下院珪因劾僧曰法王
何為者至與尊號並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優人臧賢者
有寵頗能軒輊榮辱人縉紳或趨附之因請改牙牌製如印文為方者珪
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果為此爾禍無既
優戢听命○太監張永還自寧夏上戎服御東安門文武諸大臣候
于橋東宣錨及親屬十八人有
百人皆反接由東華門獻俘御前畢復出西華門金鼓之聲徹于大內是
日上置酒勞永劉瑾及馬永成等皆侍比夜瑾辭退永密白瑾反狀且出
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上已有酒倪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矣
永成等因共詆瑾○上意遂決令長隨四人往執之○上隨其後時夜且
半瑾於內直房聞喧聲曰誰也應曰有○旨瑾遂披青蟒衣以出長隨縛
之乃夜啓東華門繫于菜廠復分遣官校封瑾內外私第初瑾與永不相

永計甚秘

能永遷期以十五日獻俘瑾故令緩之有泄其謀于永者永遂先期入瑾惕然以 上方嚮永未有以中之永為計亦甚秘故瑾遂為所制明日晏朝後外人始微知之猶莫敢顯言者 上出永奏示內閣遂降旨曰朕素承大業務期法 祖保民以安天下委劉瑾以腹心整理庶務瑾乃不體朕心蒙蔽專權變亂成憲已于和氣朕深悔焉瑾降奉御令鳳陽閒住文武官員順從緘默多非得已今皆貶之各處新查屯田文冊即令燒毀舊徵收巡捕巡鹽查盤等項新設官員俱革去法司問擬囚犯但有新例俱改正一照舊制行凡瑾所行有虧國體者法司即會衆官一一條具奏革瑾所當坐罪名從公議擬以聞是時事從中發邏卒飛騎交絡于道黃紙墨素驚駭見聞衣冠失度府市閭巷喧囂如沸浹日乃定○下劉瑾于獄降奉御 上猶未有意誅之及親詰其家見金銀累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又得僞穿宮牙

劉瑾專權變亂成憲已非而乃欲紱君以作皇帝乎即死亦有余辜

牌五百扇所置刀二及衣甲弓弩之屬 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以付獄於是六科給事中謝訥十三道御史賀泰等奏劾瑾十九罪請亟賜誅戮上以慰 祖宗之靈下以雪臣民之憤奏入 上是之令法司錦衣衛執瑾於午門外會多官鞫訊巡撫兵備官裁革者添補者察京官卿貳解額并會試南北中卷如舊制餘姚萬安新城三縣仍選京官翰林官調外任者具名以聞文武官誥俱免追 追者仍給之追賠浥爛糧米并罰米者免之職官籍沒家產不係叛逆者仍還其田宅歸福出為民劉倬曾謚革職閒住神英革伯爵仍為右都督僉書劉宇既致仕已定其餘事應改正者諸司詳擬以聞既而鞫瑾于午門外刑部尚書劉璟畏瑾不能出一語諸公卿國戚何賴于汝呼宮校前拷掠之是日微震幾不能成獄○劉瑾伏誅瑾陝西興平人本姓談幼自宮校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其姓驁悍陰狡有

鞫瑾於午門外

好騎馬

口辨嘗慕王振之爲人在 孝廟時憤黠不得志每切齒文臣 上登極
瑾以執役鐘鼓司與同輩谷大用等俱得幸外廷攻之甚急瑾大言曰此
由司禮監無人耳同輩以爲能因共推引入司禮監由鐘鼓司而入司禮
監瑾以前蓋未有也時 上希親政且厭苦言者瑾揣知上意巧爲迎合
乃變置大臣日求官僚細過深文以督責之言官小有觸犯輒中以危禍
散遣官校遠近偵察使人皆自救不給莫敢進言 上喜謂瑾可任乃悉
以機務委之大小章奏不復親決瑾持回私第與孫聰張文冕輩譔僞旨
付外施行多或累數百言任其恣睢往往有不可解者諸司事無巨細必
先關白而後奏聞在外鎮巡以下官奏事皆先以紅揭帖取進上謂之紅
本其下通政司者謂之白本由此大權一歸于瑾天下不復知有朝廷矣
始焦芳泄外廷之謀得援入內閣芳亦欲與瑾爲奸中外附和凡瑾所言
罄力同出一口其所中傷無不立應瑾又用鄉里親故曹元劉宇張綵并

劉瑾由鍾鼓司而入司禮監真奇遇

諸司事無大小必先關白而後奏劉瑾之爲也

楊王曹雄毛倫等布列要地以爲腹心爪牙變易選法任情黜陟官謝薄
者隨即革罷加賄又輒用之或徑自傳奉或別本帶批惟意所欲無復顧
忌各處鎮守中官輒假以便宜行事撫按官亦以賂瑾故競爲苛斂將官
或失律不究反加陞擢有至伯都督者寧府已革護衛瑾受賄復之常與
交通以養成其亂公侯勳戚以下因事私謁者率叩頭爲一拜禮瑾踞受
之小拂其意麾叱如僕隸然往往惶怖踧踖不敢仰視至有奏內不書名
直稱爲劉太監者凡公差官還饋送少不滿意即誣以重罪官員坐事罰
米動至千百石又鉤致遠年故績錢糧虧損非侵盜者累加倍追賠以致
身亡家破者不可勝數創爲新例罪無輕重類決杖永遠戍邊或枷號發
遣枷數日輒死數年死者殆數千或一家有犯輒連坐左右隣有瞰河而
居無隣右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屢起大獄枷三品以下官及籍沒以故致
仕大臣并收其妻子謫戍寃號之聲聞於道路民間稍有違禁事覺即舉

劉瑾內奏不書名自稱直劉太監其望自尊大甚矣

家收捕寘之重典故宦校一出所過皆厚賂之雖遠方小邑莫不畏瑾之威重足屏息惟恐得禍瑾之欲私取天下庫藏及剝斂民財以益其富添設巡鹽巡捕查盤等官四出搜索法令日繁又差官檢覈各邊屯田倍增其稅用是天下紛紛多事民不堪命盜賊乘之而起寘鐇之變移檄以談惡瑾罪大惟瑾為甚瑾為名官司封上其檄瑾匿不以奏至是為張永所發繫獄按治反狀蓋術士俞日明俞倫俞子仁輩嘗出入瑾家以瑾埜孫二漢者當大貴瑾遂有不軌之謀凡四方災異及天象有變瑾俱禁令勿奏兵伏局太監孫和嘗私以衣甲遺瑾鎮守兩廣太監蔡昭潘午僞造弓弩瑾皆私貯之又造藏刀扇中僞璽藏刀扇中出入宮殿皆謂瑾罪大惡極反形已具當重典獄上令狥於市凌遲三日不必覆奏仍以招情并處決圖單榜示天下刑行之日佈家每以一錢易一籤有得而生啖之者海內聞之莫不踊躍相賀瑾竊權五年驕橫無上生殺予奪皆自已出累朝成憲變易幾盡自古宦官肆

虐未有如瑾之甚者 上信任既久威柄已移一旦震怒去之不疑卒能正其法由 上之英斷也

講接 高岱曰瑾一閹豎耳其流毒縉紳貽禍宗社古今所罕見者此其故何哉蓋瑾青宮舊閹揣知其意嚮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吾因是而有感于儲君之近侍不可不慎其選也古人師保之訓始太公周召之於成王尚矣後世乃禮節繁多尊卑潤絕雖有宮僚之設而接見不移時進講不數語啓沃雖良亦將如之何哉其退而與居者不過數閹耳朱墨易染鮑蘭殊臭安得不與之俱化乎嘗見 孝宗在東宮有老閹覃吉者口授 孝宗學庸論語書每開說壺省政務及民間疾苦且舉七于前代宦官專權誤國之孽 孝宗時或從他閹誦佛經見吉至即匿之易 孝經展誦其見敬憚如此後 武宗統身致太平雖其聖德天縱而吉青宮輔德之功不可誣也使 武宗在儲位時有近侍如吉者數輩則亦豈至是哉

正 壬申正德七年

正月黃河清自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

講接 是時閹豎弄權四方盜賊侵擾而胡乃有此瑞應蓋黃河清聖天子受命之符也瑞應之來符豈虛語哉昔 聖王出實今一嘉靖元順帝至正辛丑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

河清王者之瑞

毛銳帥師與流賊七戰大敗

河魚歷七大小可數順帝聞之慘然不樂侍臣曰河清王者之瑞胡為不樂耶順帝曰傳曰黃河清 聖人生當有代朕者故不樂耳嗚呼黃河一清於前元而我太祖龍興于江淮再清于今日而我 聖天子龍飛于江淮元順帝之言至是益驗矣

伏羌伯毛銳帥師與流賊劉七交戰大敗徵回京師銳衰老怯懦所領京營兵萬餘皆未實經戰陣谷大用驕貴擁衆自衛高坐堅城銳帥師至[真]定所屬地方遇劉七等與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算適[宣府]遊擊許泰領兵至救援銳僅以身免失去所佩將軍印徵回京師以與谷大用同事因不問銳失律喪師之罪但罷歸第而已

丘氏濬曰後世世將之弊惟取其官與世不復問其人果可以將否僥倖無事徒以偏員彼騃曾不自知不足責矣而有國家者承祖宗百戰所得之境土而付之童庸豎一旦有事彼豈能支哉

陸提督軍務陸完右都御史先是內閣票旨從楊一清之議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陸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衆數萬然多擄掠脅從之徒其親信驍勇者不及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脅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脅從首級屢報捷音降勑獎勵論功陸賞谷大用陸完得勑獎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過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遊擊[冀州]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問大用等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級日費廩氣自出師芻粮犒賞至費大倉銀二百餘萬兩府庫為之虛耗○前此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七贈太師謚端肅○遣太監陸閭監鎗督諸軍討流賊罷禮部尚書傅珪陸閭以陸完等討兵未有成功乃立監鎗名謀出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中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者多致失人心賊勢方炎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惟惟將何待乎明日竟遣閭監鎗傳旨盡令珪致

論功陸賞太祖之舊制

傳珪政言亦一時之俯也

江西華林賊殺按察使周憲

天雞流賊

仕。○江西華林賊殺按察副使周憲總制陳金檄按察使王秩與南昌知府李承勛討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流賊趙風子伏誅風子寇掠六安官軍復追擊之其衆多遁散亡劉縣為延綏軍夏官軍所敗轉寇至六安官軍復追擊之其衆多遁散亡劉三楊虎邢老虎俱死走至商城風子知事不濟遇一僧脫其屨削髮詐為僧欲渡江投江西賊舟船將濟遇武昌軍人趙成等執之超授成正千戶○閏五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為官軍所敗遁走至黃州府擄掠軍民船入洋子江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逼至鎮江官軍禦之敗績劉六等欲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東山為楊州官軍所逼六月復自通州沂流上至九江○七月又下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焉。○八月劉六等舟至通州良山過風風大作舟覆賊盡殲

議曰南京操江之倫尪國勢我

太祖自淮西渡江以舟師平諸視前代尤嚴每操江之日舳艫相銜旌旗蔽空所以懾奸宄冀偷服者甚重自成祖徙都北京而南京操江之倫乃玩習怠忽視為故常。一切戰具恒弛焉。南遂宅金陵一中原有天下。故江防世有賈生將不勝其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夫以劉六輩奔敗殘寇素不識舟楫不習水戰是誠送死之秋使我軍稍有戰備圍而掩之不啻如斃狐豚然乃縱寇至此豈不貽災萬世。使非天啓勤絕其命颶風效靈淮東山東之民其不又遭茶毒乎為可忽人事而倚天幸近日臣工大抵然也國家何賴生民何賴

闖鄭善夫曰。山東群盜不過狗鼠之雄耳身無頓師無律烏合而起志不在大也壞隣相驅乃醞此大患。

朝廷鑒囪門命將出師散中官銀帛不下數百萬而卒措遑徼之兵燄而山東西兩川河南淮北城隍者十三。死者十五。僵尸成山流血成川。使九重不知悔禍憂者矣。

平流賊論功封伯

僵尸成山流血成川

汪洸縱橫如晦無人之境

九月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為高平伯陸閭弟陸永為鎮平伯咸寧伯仇鉞進封咸寧侯並賜誥券世襲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陞授都督錦衣衛都指揮及千百戶有差。○定議之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賈宏各蔭一子錦衣衛正千戶東陽運籌定議取田掌院事。蔭一子錦衣衛百戶其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

等固辭。

護 正德辛巳六月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查華濫授武職疏謂實武選之法盡壞于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今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有斬馘之列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瘴毒旗片或曰衝鋒破敵或曰軍前效勞紀驗之地又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次當先或曰軍前效勞紀驗之地又無審覈之實其改正重墮併功加授之類秘諛巧術弊出百端難以枚舉。

托言京軍不習戰陳

宣府 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成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即欲行之遣司禮監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李東陽等力辨以為不可六部科道皆交章以為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閣促令擬票旨。

東陽渡陳十不便狀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是夜批出東陽等復陳其十不便狀翌日乃以內閣

傳旨行之 **大同** 遊擊江彬等因此得入京彬遂有寵于

人主之戚在論相

內閣俱皆久任

上召少師太學士李東陽乙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既致仕猶歲時賜

及分頒珍饌與見任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云

守溪長語曰劉瑾之橫尤以法制天下士大夫之無恥者因之求進或竊其勢以中傷善類有能自守者亦陷罔俾從為設法以求自全按長語所指前謂焦芳劉宇後謂李東陽也。

走

天誰欺哉惟張乖崖詩云兒童不慣錦衣紫見我歸來笑滿腮溪高士笑天機喪盡得虛名此詩可謂當時致仕公卿者供狀

按我朝惟內閣學士多久任三楊寵任終身無論矣

正統而後曹鼐陳循商輅先後入閣凡二十年。李賢十年。萬安劉健皆十九年。謝遷梁儲皆十餘年。彭時商輅先後入閣凡二十年。謝遷梁儲皆十餘年。劉吉李東陽十八年。劉翊十一年。徐溥十二年。楊廷和十七年。而久任之可也非賢久任之可也非賢久任遂其貪圖寵之計而已其如國家生民何如國家社稷何故曰必主之職在論相

江西 總制都御史陳金等**四川** 總制軍務尚書洪鐘巡按御史王綸劾其縱寇殃民也。

正 癸酉 正德八年

倶以不敢除免

廷本賊詩自遣

奉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征勦盜賊○江西婺源洞賊執恭政吳廷舉廷舉廣西蒼梧人為淄中數十事觸怒劉瑾逮繫詔獄枷號垂死乃謫戍鴈門尋遇宥放歸瑾誅起為雲南副使江西寇作遂擢右參政往撫之為賊所晉却以威不為動每自賊內賦詩章以自遣賊不敢加害久之因得以識賊左右之有謀勇者誘而貽之使執其酋因敗以為功焉○江西官軍進討婺源賊成衆散走徽州衢州等處時華林瑤賊皆平移師婺源賊聞狼兵至頗懼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有納款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滅絕取来降者殺之賊遂大亂棄巢寨奔走四山踰饒越信衢掠徽衢諸縣皆被其害。

達賊入掠大同

朝廷遣使護送陝巴回

然奴財擾衆賣賊放路其害亦不為小猛自是遂玩朝廷益輕中國兵馬夫姦雄日長構成釁階嗚呼觀此二事則忠患預防振蠱餘治今日君子烏可不喫緊

講按 正德間平中原盜用邊兵平一江南盜用狼兵而兩京十三省之兵舉無一可恃謀國者可不為隱憂深慮乎自是邊兵日益驕悍不可控制馴至嘉靖遂生多變性七逐殺主帥而不思都御史姚謨請征田三十岑猛疏謂前召岑猛狼兵征勦江西雖收有功

五月達賊入掠天同渾源靈丘繁峙等處○六月擢戶部右侍郎王瓊為戶部尚書瓊山西太原人○江西婺源賊走徽衢者皆為官軍所擒戮總制陳金等奏立東鄉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哈密忠順王速壇拜牙即降于土魯番先是弘治乙未。

朝廷遣使護送陝巴回

誘土魯番王阿黑麻子真帖木兒来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退避剌木城曰我來恐達賊占奪哈密若有受来守哈密我歸本土無他意也甘肅鎮巡官遣都指揮朱瑄領兵送陝巴還哈密復立殺阿孛剌等。

陝巴尋死子速壇拜牙即立淫酗不道屬夷謀害之至是走歸土魯番其王速壇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賜終養御史陳茂烈月

給茂烈月米恭親

米辭不允。茂烈薨卒。先是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為晉江教諭。俾得資其祿以便養。茂烈辭不拜。至是福建守臣復上其孝行狀。苦吏部援侍養茂烈例。具疏辭。不允。既而母卒。茂烈先抱疾強起號天慟地。疾轉亟。亦卒。無子。天下士大夫聞而傷之。守臣上其狀。詔表其坊曰孝廉。林俊誌其墓銘謂茂烈隱秉粹行。對天地而質鬼神。其人品在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顏閔。薦者謂兼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允。固矣。未足盡者。○立皇莊五處曰昌平州樓子村。皇莊曰靜海縣孫兒莊。皇莊曰安州騎馬廟。皇莊曰青縣孫閻莊。社皇莊。

立皇莊五處

衛河兩岸。皇莊曰青縣孫兒莊。皇莊曰安州騎馬廟。皇莊曰靜海縣孫閻莊。社皇莊。

謹按嘉靖初給事中底鑒奏傅正德年來。奸徒揑稱湖蕩等項無人之地。投獻近幸。勢要之官。具奏建謂皇莊。居民田土。被其混賴。侵占乞行查勘。朝廷遂差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會同撫按查得

正德閒增立皇莊

天順等府地方。皇莊及皇親功臣各項莊田。自正德十一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餘處。其天順成化弘治年間建立皇莊五處。餘皆正德年間增立者。查得各項莊田地共地二萬三百二十九頃。坍荒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零。侵占過民地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坍為廣之。皆實起於奸人欲盡規地利以媚朝廷。其流之弊。則害於世家。欲盡奪民產以肥私室。其在宮闈者。則中官禁卒旁午肆出。而郡縣被其騷擾。其在勛戚者。則豪奴悍僕。橫行威斷。而官府莫敢誰何。此實累朝弊政。至于正德而極。

先朝弊政一旦盡革

欽奉勑旨。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行取回。該徵租稅。照依原定則例。每畝納銀三分。原係皇莊者。解部類進。係明朝功臣者。赴部關領。不許自行收受。於是先朝弊政一旦盡革

乾清宮災

以義子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寧本內臣家人。錢寧有統於上賜以國姓。

繼閏戊正德九年

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謂不宜調邊兵於禁地。

郭勛等請焚佛骨

毀銷金銀銅像千古稱快

彭澤討平麻六兒等悉平之

其五謂　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剴切時不能行

議按 禁中佛堂釋殿累朝来有之至正德中近習張銳張雄錢寧等益導武宗崇佛殿創梵宇引番僧出入禁中至嘉靖中今上始議除去禁中釋殿命武定侯郭勛尚書夏言看大教殿有金銀鑄像夷鬼淫褻之狀鉅細不下十百餘金亟王匣藏貯名為佛宮僕頭僕牙之類枯朽摧裂前倣倣亦繼不下千百片言請焚之草野不得瀆番宮禁以永杜愚民眩之端功德罔極有肯謂卿說得是朕思此物聽之者智曰邪穢而不欲觀愚曰奇異必欲奉之雖埋之將来必有竊窃以惑良可別議除言請將僕骨僕牙一切付之於火以滅其迹其金銀銅像亦併令燬銷實為千古稱快而萬代瞻仰者地奉聖古是便着燬銷建按漢唐而下人君不惑於僕者僅僅可數今上此舉真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々矣

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四川]賊麻六兒等悉平之澤為總制號令嚴明賞罰公信先平劇賊麻六兒喻思奉次征內江駱松祥處討崇慶州范藻群盜悉平○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澄為考試官取霍韜等四百人三月廷試賜唐皐黃初蔡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寧王宸濠貪殘僭侈志欲無厭而以文行自飾先是天順間寧府以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屯田護衛復革罷陞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是完為兵部尚書宸濠喜曰全卿為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完字也遂遺完書與謀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為言時伶人臧賢有寵于上近習張忠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宸濠因賢之增司鉞以通于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為良之賢契良之賢字也及是乞復護衛饋載金寶銀寶藏於臧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寧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言只請楊師傅到閣諸公不必動勞

寧王宸濠貪殘

寧王乞復護衛

費宏知寧王有反意

江西無寧類

類矣陸完知宏必為梗乃密謀于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夜覆寧王乞復護衛疏次

廷和趋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准與王管業寧王既復護衛蓋橫驕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不聽○五月大學士費宏罷先是言官交章論寧王護衛出諸近辈意票旨出於楊廷和以讀卷不預知既而言出宏言納重賄許護衛者何人也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辈以爲宏嗾之乃共謀譖宏于 上勒令致仕○命典詰勅禮部尚書靳貴妥湖閣太學士入内閣參預機務○八月北虜入寇太同宣府等處○八月朔日有食之○命都御史彭澤總督耳肅等處軍務經略哈密先是土魯番王速壇滿速兒既遣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盡遣使遺書耳州鎮巡官曰哈密城池金印在我與我段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回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總制三邊都御史鄧璋巡撫耳肅都御史趙鑑以土魯番書聞乙酉年差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略時彭澤在四川征盜適平兵部遂奏差澤往總督經畧戶部侍郎馮清總督軍餉命澤徵召

三邊人馬外邊番夷内逐逆賊仍勅諭速壇滿速兒并火者他只丁令其獻還哈密城印將忠順王拜牙即送回本城居守時給事中王江御史張鼐各上言治病者藥無二君英棋者局無二帥耳肅諸路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不聽澤至甘州遣書曰速送段来澤以為番夷可以利啗遣通事火信馬川寮段幣二千銀酒器一付同哈密衛都督焉亦虎仙往土賞番贖取哈密城印

治病者藥无二君奕棋者局无二帥

彭澤無奇謀深策

江西 右布政使鄭岳坐事為民提學副使李夢陽落職閒住時寧王宸濠巡橫虐害軍民岳先為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遂致怨恨劉瑾誅夢陽復

起用寇濠以夔陽有文名慕之每以求托詩文交惟焉既而夔陽與巡撫
御史江萬實因事相訐奏行總制都御史陳金轉委三司掌印官會勘岳
因與夔陽言語相激夔陽迎謀寇濠遂執岳跟隨門子褚掠逼供無名賊
私若干奏差大理卿蔣忠勘問岳因為民夔陽以士行有虛冠帶閑住時
以夔陽附勢借威逞私誣善遂為士論不與後寇濠誅夔陽以交通繫獄
幾不免尚書林俊惜其才力救之猶禁錮終身焉

李宏同一代異才

講授 士君子立身可不慎哉如李宏同一代異才文章氣節直欲凌楊
韓軼董賈而上之時才如西涯篁墩諸人不足多也惜夫血氣用事無理義養心之功遂至阿勢借威逞私誣善心陷大僇江循日錄謂程篁墩若擺脫得勢利二字當為天下第一等人愚於李宏同亦云

家宰楊公亦一時之選

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

江循日錄曰給事中王君昂明日張膽言天下事屢矣家宰楊公亦一時之選也王君以選法劾之上章自劾而朝廷敬礼大臣不欲以小臣間之章下議貶謫楊公持之上章自劾而保留昂朝廷不聽謫丞休寧到任期月轉推應天王君能不避權貴楊公能受善納諫天下兩賢之都御史王雲鳳上楊太宰書曰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晉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劾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即復其原職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選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每恨李文達遜廻稍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憾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一時快意客可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天下惜示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之極榮極貴極富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阻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瞻談之言於聽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雲鳳山西和順人誦此書可想見其為人矣

九邊論

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

講授 九邊圖論謂自是邊用益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加靖七年榆林鎮城餓殍纍纍萬傷哉脫有黠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阻絕糧道不兩三月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寇迫門庭糧道險遠急即束手臨時雖子金如山不可食也況今鹽法已壞飛輓計失在官羅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草束價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加靖初學士吳惠疏曰弘治以前沿邊糧餉告絕未有如今日者以糧草改徵折色往往恣意那移侵扣遂致倉場空虛一遇有警即請發內帑此可憂之大者今惟照舊徵解本

壬辰不避權貴楊公能受善納諫為天下兩賢

可畏一人之私情可畏也

色以備不虞糧芻既足氣自百倍矣建按輕變舊法自古所患前此葉尚書既變中塩為輸銀於茲馮侍郎又改糧芻為折色作俑之罪烏乎逭

楊廷和丁憂去位

我朝主資無方

乙亥正德十年

春大學士楊廷和丁憂去位命少傅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霍文敏奏議曰。古之漢朝必為賢相俾由郡守及之宋制。凡為宰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知問閭之疾苦。與人情之練達也。我朝若薛瑄入閣則由御史李賢入閣則由主事。皆為一時名臣。今楊一清亦由巡撫入閣是誠立賢無方。善能通變者也。伏乞議為定制。未世遵行。

四月調兵部尚書陸完為吏部尚書。○調戶部尚書王瓊為兵部尚書。○慶陽伯夏儒卒。

楊一清曰。自古君天下者。據春秋褒紀大雅仲伯之意。以尊寵外戚踰漢而降。日寢廣博顧使之預政于紀恃恩而驕橫不自制而顛敗隨之者比比也。

國朝禮遇威氏雖極貴寵而例不治事。有踰節病民未始不裁抑之。故凡姻婭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其令名。若慶陽以慞慞之親榮被寵封列于

夏儒卒

彭澤處置合密事情停當

彭澤失中國之体

五仲等賜第巍峩金服有煇金珠塞于戶庭可謂盛矣然能循理畏法翌日小心至于姓氏皆滿遜約束不敢恃恩澤為驕縱門庭閒然都城中若不知其外戚家者。若慶陽不失為賢矣。

閏四月召總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掌院事先是澤于二月初旬遣通使火信等齎段幣往土魯番取贖城印猶未至番境澤即奏西夷事宜乞休致奉 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時巡按甘肅

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縱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溪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

議

親時陸完猶在兵部寢其奏既而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畏威悔過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鎮撫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

番夷貪狡多詐有素而彭澤物尸輕信幸功欲以厚幣啗之贖取城印說矣春秋傳謂以諸夏而親戎狄。踐土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愚謂彭澤物尸輕信幸成亦已失中國之体。縱使幸成。亦已失中國之体。棄天朝之重。況敗事召禍。棄城印而歸。哈密城不可復贖。貽百世之羞乎。

小轉法
法小
官廢

戶部給事中黃重上言邇来法制屢變天下司府州縣官員到任未久往
往陞擢其間又因別項事故去往不常夫久于其職賢者責其成功不肖
者難以掩其罪狀今屢更易雖有高世之才年月未久何由積事程功況
舊者去而新者代送舊迎新費出小民緣絕簿書擾生奸吏其害有不可
言者地方不寧民生不安皆曰于時不能行
李氏東陽曰古之良吏久任猶之也漢世為吏者不長子孫乎凡治朝
皆然今之弊官不久任蓋官非良久必敗故今之官吏數辽務夤緣求
速故私奸易規避犬事無可絕塗路迎送糜費甚者一官至民不知姓
名去矣猶過客也又又為小轉法知府轉按察副使按察僉事轉參
議等或年資未應轉又為更調法如此府調彼府此縣調彼縣調法
彼臬此省調彼省甚者巡撫都御史亦調法愈巧而官愈廢故曰今弊
秋北虜大入固原平涼等處殺掠而去○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劾奏朱
寧黷貨害人事乞致仕時朱寧黷貨無厭以鈔二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
三萬餘兩良永言今四方盜賊甫息瘡痍未瘳邊寨多虞浙東西諸郡自
冬徂春雨雪為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數數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

方良永劾朱寧

為
陛下言之則已斂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動搖
陛下寧不為之寒心乎臣推朱寧黷貨籍以來
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貲籍沒豈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
何乃為此負恩之賊伏乞
陛下割偏愛之私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
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斂銀盡數追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并心
如不以臣言為然置之不問日後一日是大不掉必蠹食天下肆無厭之
求出於尋常所不料者
陛下於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頗懼妥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
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人敢言者獨良永亟攻之寧憾之不
置良永三上疏乞休以避其害爰人黃瑩稱良永此疏足落權奸之膽宇

一疏足落權奸之膽

松厓一世傭人

寧王上疏謀反事情

中外咸憐其安之

陳暠狀安南國王

甯聞不可無此一舉。

講授 方良永字壽卿號松厓。福建莆田人。性至孝。簽仕所至以廉介稱。初為河南僉事。以不肯謁劉瑾求致仕。瑾誅復起。累官以勁錢寧復致仕加靖更化。廷臣交薦起之。良永以母年踰八十。力乞終養。吏部援例奏行。有司月給米三石以旌孝廉。累起為副都御史為兵部侍郎。即為南京刑部尚書。皆以終養辭。姚司馬謨稱其學識卓越。嘗論近世學術務為宏濶之論。自謂出天入神超詣獨到。專以心學為言。獨推其說以自附于象山。而上遵於孔子。以聖賢教人次第為鈍根小子無用。瀆其安有如此者。且自謂學象山而中實未然。無亦優孟之為叔孫敖乎。愚謂如松厓者。忠孝之節。其廉之操。精卓之識。完名全美。可謂一世傭人矣。

冬謫前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寧。成遼東。潘陽。衛。世寧浙江三和人。時寧王宸濠蓄志不軌。誘聚天下亡命。日夜謀為變。威恊方面守宰。賄結在朝權貴。覬以逞其私。在位者皆長吏之。觀望憚發。莫敢誰何。世寧憂之。上疏言寧王自因劉瑾討衛兵以來。威勢日盛。剥害遍及於閭閻。三司多被其鉗束。禮樂刑政不自天子出。罔方之事。益有可憂。乞簡命才節威望重臣。假以便宜之權。俾兼提督巡撫之任。以消隂釁。邪于未形。杜王自合其國。勿

干撓。有司庶宗室有磐石之固。

朝廷納南顧之憂。矣。於是宸濠又嘔其黨巡按浙江御史潘鵬。并搜捕其家。已遷福建按察使過家宸濠恨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時世寧乃潛行赴京。投繫詔獄。繫五月經冬。榜掠備至。幾疫死中外莫不憐之。御史徐文華等咸訟其冤。乃得減死。論謫戍遼東。

丙子 正德十一年

四月安南國王黎晸為其臣陳暠所弑。無子。國人推立其兄子黎譓。暫國事。改年號光紹。陳暠亦占據涼山府等處。稱王僭羊號天應。

講授 黎晸乃黎利曾孫。黎利當宣德初始得國。至是僅四傳。猶未及百年而為陳暠所弑。至加靖初。黎憲復為其臣莫登庸所逐。播居清華海濱而死。登庸自稱上皇。正登庸自稱上皇。

朝廷遣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温總兵討之。登庸父子奉表乞降。詔立安南都統使司封莫方瀛為都統使。從二品事在加靖二十年。既而方瀛亦不能靖其國。其下所逐。亂至今未定云。

七月少師太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謚文正　國朝百五十年文臣未有謚文正者始自東陽先是東陽與楊一清皆湖廣人極相善劉瑾欲害一清東陽力救之一清深德焉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薪貴就問之東陽以謚為憂一清等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即起於床上頓首曰荷諸公矣

謚法文臣矣謚至文正而極故宋惟仲淹司馬光足以當之我朝百餘年不輕以授人李西涯之在內閣貪位戀祿媚奸腊帝浮流貽譏伴食不正莫甚焉如天下後世公論何肯彭韶正色立朝完名直節海內所仰文正之謚斯乃攸宜而既沒乃得患安之謚二者予奪失之昔宋夏竦卒仁宗特賜謚文正司馬光言竦之為人天下莫不知之今乃謚以至美無以傷加之謚恐傷

國家至公乃改謚文莊宋朝謚義甚嚴多覆議駁正我朝不聞此矣

加太學士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冬土魯番復占擾哈密縱兵犯肅州遊擊將軍羌勇等禦之敗沒兵備副使陳九疇拒却之先是火信等至土魯番納幣贖哈密城印仍許增送段幣一千五百疋速壇滿速兒大喜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以雜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等遺速壇滿速兒令其送忠順王還國密刺哲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以雜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等遺速壇滿速兒令其送忠順王還國密刺哲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以雜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等遺速壇滿速兒令其送忠順王還國密刺哲

遊擊將軍羌勇等禦之敗沒兵備副使陳九疇拒却之先是火信等至土魯番納幣贖哈密城印仍許增送段幣一千五百疋速壇滿速兒大喜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以雜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等遺速壇滿速兒令其送忠順王還國密刺哲

來春為土魯番杌上肉

哲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斬色思等來遺番書詰問遂引兵直犯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奸細并進貢頭目拜失烟答及斬色思等皆收繫極死令內附夷兵劫其營外結尾剌達子聲言擄其巢穴土魯番懼乃引去

我朝諸臣處咎密一事甚矣其失謀勦戮微功誤國耳受我醜之欺久而不悟也夫哈密孤懸西北微外去關中五千餘里其存亡絕續舉不足為我中國輕重而自成化以來數十年間西陲以哈密城印為一奇貨土魯番挾之以為邀求玩侮之資我遣臣挾之以為俾功取賞之具罪慎陝巴今秋方入哈密而來春已為土魯番杌上肉矣嗣復哈密之賞方須而占奪城池金印之報繼踵又至矣納幣之使方旋而乘釁之師已抵于郊外矣數十年來糜費兵財何啻萬亡計而竟莫能制西

二君不歌勞中國以事夷

許氏九邊畫論

二公之言足以定國是

戎之死命。非惟不得哈密經略之力。而反為西陲增一禍胎。且今日邊境剥膚之患。哈密弃守何如河套何如太寧。河套密邇關陝大寧藩屏京師今皆淪於狄境為虜巢穴議者舍此弗圖而顧汲汲於興復哈密。不亦謬乎昔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論者以為長策宋太祖以太行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事外夷困吾民以爭不毛之地。吾也。為此仁國家憲誠遠也孰有如我。朝諸臣之誤勞費無已。以圖荒遠無益之區以招裔戎之侮下迫加靖初王瓊崔韶諸臣之議猶然乎愚感事憤時深悲中朝將相失謀故著為此論至近日胡許二公之論出益明矣。

許氏九邊圖論曰

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為奇貨以為中國不可一日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璧之以畏嗔兒舞弄在手假令自今不復言哈密興復事彼當何為乎徒建哈密以見能制諸夷為藩蔽也今哈密累敗之餘丧亡略盡其在所當緩亟矣胡尚書世寧奏議亦謂哈密衰微立之無益而歲受朝廷之賞以為懷利故興復哈密之事臣不頓

公之言。足以定國是矣

北虜突入白羊口大掠而去。○大學士楊一清罷。一清在內閣以時事多垂言不盡用乃因災異上疏自劾且言用舍遷官宜咨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一切獎政疏入朱寧等銜之。一清遂謝病乞休歸鎮江。

廖道南曰遂菴楊公。生而隱惠。貌類寺人。博學多術。善為調停。父之術窮數盡。說邪交構。遂復乞休歸又曰予為編修時。值遂菴柄國見其獎拔善類練達事幾每奏報虜情羽檄旁午。一夕汲汲援引布置要蹟以故共門如市云

李夢陽上楊遂菴書曰議者謂公喜通才。獎辨給援門士優故吏其蹟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夫。多而雅俗鎮俗之徒寡爽快取辨之流楊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至今言觀猶以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由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下之變而後能成天下之宜。夫日有中昃時有季孟愚嘗竊觀今天下之勢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抑有之。而未用耶。用之而未盡耶。抑觀空同論亦謂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固矣。抑觀今加靖人才。似又不如正德焉。閔世變者寧不重有感。

命典誥勅禮部尚書靳貴。兵部尚書王瓊。兼文淵閣參預機務。是屬西全州人

遂菴 楊公 獎拔 善類 練達 事情

王瓊 善結 權幸

正德十二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學士靳貴。少詹事顧清為考試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靳倫以訓崔桐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瓊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傅燮太子太傅燮善結權幸。故遷兵部。不

二年三進公孤踰年復進少師○四月太學士靳貴罷先是辛未春貴主考會試言事者詆其家人受賄鬻題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稱旨復出典會試益致群疑於是言官復醜詆之遂致仕○命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紀山東掖縣人○六月左都御史彭澤落職為民兵部尚書王瓊劾其擅命遣使納幣士卒番後復許增添失信致啟邊釁故也澤剛愎遇事敢為累征流賊有功及是各部大臣及言官多救之者命下多官會議戶部尚書石珤禮部尚書毛澄等議以為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奏上朱寧嘗有憾于澤內批褫職為民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坐降參政兵備副使陳九疇亦為民。

彭澤一時剛挺

彭澤落職為民

名臣錄云正德間都御史彭澤嘗與言官論朱寧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有白于大司馬王瓊以語寧且曰為君致彼來彼察之於是遣寧舅後澤過瓊大罵寧由是衛之後大璫寧由是衛之違按彭澤固一時剛挺敢為之然經畧哈密棄則實不為無過論者不以功掩過不以過廢功可也○王瓊黨附權奸深搆賊罪林連九疇而失之而當時廷臣一切庇澤諱有功無過則亦未得也近胡尚書世寧奏議謂彭澤素懷忠勇身任經畧乃亦苟且行事不終而還不為無罪斯言唯矣。

王瓊黨附權奸

夏梁公之能謙

召太學士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居巳上。

謙抑

嘉靖初楊公一清在內閣亦薦起大學士謝公遷既至衆謂一清必遜謝公居首相既而不然人以此少之而多梁公之能讓。霍氏韜曰嘉靖初言官聯疏劾大學士梁儲假宸濠護衛兵請下獄正其罪公大罪案何勿論矣公終不辨劾者猶不已父之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實石齋楊公廷和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御着筆跡焉故不得誣移之他君子也是時也淺夫處焉未有不俾然羣且辨這其罪於楊公也公惟引罪連三疏乞致其仕無片言自辨可謂難能也已愚謂梁文康處楊石齋二事皆近厚號曰厚翁斯名稱情矣

梁文康號厚翁

詔許益秦藩封壤既而不行時秦三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及幸官者張忠輩皆受其賂助之請。

秦藩疏上三請益其封壤

太祖高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不可聽許。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勿拒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私念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

制則忤　如皆引疾孰典事君

帝意怒辱不可測遂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於是　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界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妓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駕朕念親ヒ界地千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妓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ヒ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也乎悟主四天之力乃過於諫而不能四梁文康不顯言直諫而託辭以諫善哉諫乎匪有納約自牖其妙轉移之悟斯舉也廷臣交疏力諫而不能悟主四天之力乃過於諫而不能四梁文康不顯言直諫而託辭以牖於不言而喻者乎求之於古鮮有其儷惟左師觸龍之悟趙大后張良南宮之悟漢高祖似之

八月　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哥處遊獵邊將許泰劉暉等皆有寵於與邊將許泰劉暉等皆有寵於　上賜姓朱氏號外四家與　上在豹房。

聖上遊獵關外　梁儲從容回天

請回蹕以安衆心　星隕示變

孫懋上疏乞除奸惡以安宗社

同日起遊戲而彬寵尤盛言無不從先是屢諫　上出宮遊戲近郊至是遂遠出關外大學士楊廷和等累疏請回鑒以安衆心且言居庸關外臨邊境北虜不時出沒為寇正統末年　英宗皇帝誤為姦臣欺蔽妄言親征遂致　駕陷虜庭往事未遠可為明鑒不聽○九月　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水霪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　駕起大同又明日遊戲以衆數萬圍和陽轉掠應州。　上命諸邊將擊之

冬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疏乞急除姦惡以安宗社大畧言自古國家信用姦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驍雄之後專事從諫導非或游行驅馳或聲色貨利凡可惑蠱　聖心者無所不

無一字此二異示儆上意未必由乃御天心之仁愛矣

孫懋上疏乞除奸惡以安宗社

聖上遊樂無節

王縝制壓內臣

罷獻虎豹異物

至去年導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遊樂無節輕棄

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

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皆來統何不踰十末之往徼哉是

榻在一日則為 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改右副都御史王縝撫治順陽縝廣東莞人為人清介端嚴先是巡撫南京諸郡上疏乞省內臣以慰民望數事不報至是改撫治[力]順陽時聞

上欲幸武當諸郡預備供給動以萬計有求活虎豹以獻者悉令罷之有分守太監呂震以進珍異行縣禁抑之捕分太監李文縱下虎商即縋以法後陛南京戶部尚書

鎮守興兵抽分採辦之類盡革不行

詹氏濤曰正德間劉瑾鋤伏誅而宦官之勢猶根深蒂固或鎮守或織造或典兵或抽分倉場或採取花木鳥獸之類往來如織擾害人民呵則武夫吹打號頭故楚人王西樓作一詞曲以譏之曰喇叭嗩吶曲兒小腔兒大眼見他吹溜了這家次壞了加家蓋言百姓之家荅應夫役以致困窮皆此輩往來之故也幸賴天佑斯民嘉靖聖天子聿興待閹寺以禮而聽其收司禮監之權尤鎮守典兵抽分採辦之類盡革不行誠聖朝之美政萬世之良規也斯世斯民何其幸歟

十二月末旬 上還京封左都督江彬為平虜伯許泰為安邊伯昌應州

功也。

戊寅 正德十三年

上復正月交祀畢。上復出關遊幸○二月二日

太皇太后王氏崩。上還京謚大行太后曰孝貞純皇后○四月朔 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祔葬親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五月朔日有食之○是月末旬

上還京○六月 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

上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大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朱彬為威武副將軍寔從以行命內閣草敕廷和等上言詔書出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為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為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擅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或曰此乃

（自稱威武大將軍）

陛下假飾之詞姑以為戲馬耳和曰天子無戲言而可以假飾為哉通者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親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宗何又復為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 祖訓指此為名其本上請不知

（設天子無戲言）

（疏上不省遊幸之心故之也）

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為名不知 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 臣等一介寒微戮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 陛下之左右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默疏上不省

時上必欲內閣草敕儲秀遣中官促之於是楊廷和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敕儲奏曰敕不敢草 上曰何不草敕儲曰非順獨此敕不可草 上曰何不可對曰

（此疏大學士毛公紀筆于也可謂痛切矣俞兩徼正指此為言）

（梁儲非草敕不順）

（邪謀豈可所徇）

（臣死不敢奉命）

陛下為君乃自卑而例于臣臣草敕是以臣名君君故不可 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敕受此劍徑自刎就死草敕既而禮部廷議建儲君之時朱寧陰受寧主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朝臣各陰有所主梁儲正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鑕矣邪謀豈可聽徇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郎王鴻儒亦助其言議遂寢○七月壬申朔擁衆深入陝西固原清寧臨洮葦昌泰州等地方殺掠而去。

所幸者很貪鼠竊無有他心

許氏論曰北虜自永樂犁庭之後百餘年來生聚既繁侵噬漸近聞乎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為所據有也先大師之後益輕中國特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飛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為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絶無堂堂一戰者其零騎出急雖稍有俘斬亦已甚難蓋衆寡之勢殊痛納之形異耳所幸很貪鼠竊無有他心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曠肉掠馬頗亦勞費若得不償失即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完焉然馬邑之變以來虜勢轉橫既連得利心益敖艷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通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為狗鼠之計則久敝之鎮豈能外寧供餉之擾我生內憂誠不知邊事所終矣

上巡出居庸關遂歷宣府至大同○十月

己卯 正德十四年

有旨南巡

二月初旬 上有榆林幸京師○三月有旨南巡時 上意欲巡視泰岱歷徐楊抵南京下巖浙浮江漢登武當且徧觀中土繁麗人情恟恟時 江西寧藩幺荅異謀俟釁而發內外咸以為憂大臣科道交疏諫不聽於是 諭 翰林及諸部司偶咸起而諍之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巒員外

疏章連下如水相繼上不知所出果亦幸矣

郎陸震同疏入考功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疏連入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文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兵部郎中孫奉刑部郎中陸偁等率部僚合疏入又明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七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巒等六人亦跪五日於是數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自橋高四尺橋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是月二十五日也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是為變故明驗言 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胸以死諫於是有 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為首者調外任謫福建市舶副提舉餘俱罰俸六箇月○四月命錦衣衛將黃巒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徐鏊發充軍巒震

良勝潮九川俱為民林大輅周叙蔡時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等十餘人。是後也。舉朝以死諫。車駕遂不果出。雖士氣少振。江彬姦謀小沮。而國体亦少損矣。

張英肉袒死諫

同氣由此折盡

於世教甚非小補

嘉靖初霍公緘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蕪刑獄。橫旨之越。介胃之戕。侵刀筆之權。不亦甚乎。光武尚高節名節之士。滿東都以扶漢。景宋祖敦廉恥。刑罰不加衣冠。恩義之士。爭死決。世江西事變。士夫死者四人而已。足驗今之喪廉恥無節義者衆也。顧不係所養乎。士夫有罪下之刑曹。辱矣。顧使宮校當衆執之。脫衣冠以就鎖梏。屈体貌以盡矣。不亦甚乎。使有重罪。或廢或誅可也。乃暮脫汗獄。朝立清班。解下拘挛。使被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世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守節。慄之士也。伏願自今錦衣衛勿治刑獄。士夫有罪。宜蒞問則諭。宜廢。則廢。宜誅。則誅。宜贖。則贖。勿加箝梏。以培養廉恥。此於世道甚小補。

福建福州軍亂誅其首惡進事員等。

近年以來。兵驕卒悍。倣此倣成風。類以月糧不時。藉口勞賜。煽誘為亂。如陝西之耳肅。直隸之保定。浙江之温州。福建之福州。延平邵武。以至遼東。宣府。雲南。淮揚。皆弘治以前之所無。而監觸于正德始。禍于閩南。而遂於嘉靖。蔽尤于邊鎮。翦覆禍患。日滋。賈生。髦所謂大必掉之。憂。唐人藩鎮。跋扈之禍。謀國者可不思所防。其微而杜其漸乎。

福建之軍。縱恣驕驁。已非一日。都御史王守仁。與兵部尚書王瓊書曰。福建既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居則膏血以供其糧。有爭反藉民子弟而為之鬬。有司養養若嬌乎稍不如意。呼叫群聚而起焚掠。居民繆答官吏。氣欵所加。惟有所欲而後已。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建寧。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其間驚閧雖大小不一。然皆因倡於前者。略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興。今省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尚爾。倘將來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建按我朝衛軍之弊。誠有如此書所言。有軍不若無軍之為愈也。愚故於治安要議。欲省衛軍。增民壯。以寓兵於農之意。經國者其致思焉。

五月御史蕭淮劾奏寧王宸濠不法事情。勢差大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戒諭之。革其護衛。先是 上巡遊無已。儲貳未建。且納瓜牙。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肆行刼掠。而歸其財於寧府。宸濠與民爭田

貶寢創置禍患日滋有天下尚杜其漸

蕭淮劾春宸濠不法事情

有軍不若無軍之為愈

而役

盜以金厥為窠穴

不得必使盜看其家時寧府金壇廠為巢穴官司莫敢問既而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南昌兵備副使許逵捕賊甚急吳十三等以獲繫南康府獄宸濠恐泄謀陰令賊黨刼奪獄去且謀去孫燧以息罪乃復令囚生徒頒巳孝行申燧及巡按御史王金時保奏乞

朝廷寀以固寵眷差人載金寶於臧賢處分饋權要且囑所差人曰事在司禮監若與蕭敬言事成即與

来湯沐梁宸俱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彬寵方隆太監張忠附彬與朱寧有隙嘗欲借彬以傾寧及孫燧等奏至忠因譖于

上曰

朱寧與臧賢交通寧主謀不軌

陛下不知乎奏內稱王孝懿

陛下不

孝也稱早朝勤政

陛下不朝也

上頷之東廠太監張銳初亦黨宸濠助復護衛已而知其有反謀方絕之與楊廷和俱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乃密授意於蕭淮

武宗無嗣昭穆承繼大統應該是你何為深謀自罹其禍卒使一家死無噍類

使論之大略言宸濠僭逆刑立威聚兵措謀諸所反形已具鎮巡奏乞褒奬

孝行乃宸濠詭謀不可從張銳張忠江彬共言于

上將准奏令楊廷和票言謂

朝廷處待親藩自有常典鎮巡官如何輒行保奏遂勅諭廷臣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之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等往諭之革其護衛義等遂行○六月寧王宸濠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遂遣兵攻破南康九江府先是差賴義崔元顏順壽既行京師盛傳以為必擒治寧王不知止革護衛寧府偵卒林華在京師即與程飛報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官等宸濠大驚宴畢即召素所厚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實安福舉人劉養正及承奉內官劉吉等與謀士實著南昌人文學政事俱優工詩善畫宸濠素慕之與交懽以其子為儀賓劉養正夙談道學頗情不住嘗從王守仁遊頗通天文及兵法讖緯宸

濠廣致之嘗言帝星明江漢密勸宸濠舉大事濠深信之至是聞賴義等
宸濠用不得其人
且至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
劇賊吳十三凌十一等餘兵器待旦議既定即夜遣人急召士實復遣數
輩趣之士實知有變欲自裁家人守之不可得乃不得已入宸濠以所謀
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及旦各官入謝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拜畢
宸濠出立露臺天言曰汝等知大義否孫燧曰不知宸濠曰
天言汝保駕否燧曰何為
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燧曰請密旨看宸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
太祖法制在誰人敢違濠大怒一時各官皆駭愕相顧獨許達反覆辯論
惟有赤心
其不可濠曰許達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遂唱武天縛遂及
達曳出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陰曀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執鎮
守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并分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高及三司等官
並械鎖于獄令參政季敷參軍潘鵬持檄諭降諸郡縣以李士實劉養正
為軍師左右丞相參政王綸為提督軍務大元帥兵部尚書是月十六日
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催船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遁走城破進攻
九江府城亦破知府汪頴等及衛縣官俱憤恚不食而死
崔文誓死固守
馬黃憤恚不食
而死忠義兩尽
舉參議黃宏俱憤恚不食而死。
遣清勿贈孫燧禮部尚書謚忠烈許達右副都御史謚忠節立祠省城祠
之賜額曰旌忠馬思聰黃宏亦贈官。○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府不克
宸濠自舉事即擄庫募兵修戰具奪粮船期順流下南京遠近震駭閔念
四等既破南康九江住湖口旬餘候宸濠不出衆心稍懈遠近因得為備
至是七月朔濠始出兵晋其腹心宜春王拱橛內官萬銳等守城自以妃
眷世子登舟盡奉官民船載賊衆數萬舟檝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經
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與知府張文錦安慶衛指揮崔文集衆誓死固守。

城上矢石如雨下

為宸濠不義之戒

刘瑾王振芋千古臭名守仁起兵

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怒遂駐師督衆運土填塹內薄攻城城上矢石如雨下賊衆多死傷數日不能克宸濠乃令舍事潘鵬遣其家人特書入城諭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以殉賊兵勢遂衰

【南昌】宸濠之敗也天促之也使濠乘初起之銳順流之勢南取九江之破竹入心震動遠近無脩兵不留行直搗建業天下事未可知乃逞一旦之忿頓兵堅城之下自棄其銳以促其亡矣夫豈人謀不臧實天奪其魄以為不義之戒也

逮太監蕭敬秦用盧明及陸完錢寧臧賢俱下獄籍其家以父通宸濠也

【南昌】宸濠既誅守仁以敬等皆素所交通且索金二萬兩貽兵部尚書王瓊請改司限一年而貨兌仍掌司禮監。

嘉靖初秦用陸完皆發充軍餘俱死于獄。

【南昌】守溪長語記籍沒朱寧家財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并首飾五百二十箱珍珠二櫃金銀基盞四百二十扛蘇木七十扛胡椒二千五百石二千六百扛餘物不可勝計為數浩劉瑾朱寧二逆賊贓籍視元府庫。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也聞昔王振吉祥之籍尤多。国家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遂入

【南昌】宸濠解

【安慶】圍還

討宸濠

守仁禁止殺掠

攻至【鄱陽湖】守仁督兵與戰賊衆大敗宸濠就擒【江西】平先是

朝廷以【福建】軍亂命守仁往撫處道吉安趨【南昌】將至豐城宸濠已反密遣內官喻才率兵邀之豐城知縣顧俶奔報守仁乃棄所乘座舟以小舟奔還【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倡義檄徵諸郡兵共討之【吉安】府兵先集【袁州】府知府徐璉【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各率兵至守仁遂督四哨兵進攻【南昌】【瑞州】奉新兵亦會賊黨守城者聞兵至俱先逃遁是月二十日五鼓兵薄城下城門或開或閉遂克之寧府宮中眷屬皆自焚【贛州】【寧州】兵尤甚守仁執十餘人斬之乃稍定時宸濠攻圍安慶十有八日城中守愈固賊兵疲氣沮聞守仁兵下【南昌】宸濠大恐議還救根本遂解【安慶】圍兼程還守仁趣各哨兵迎擊之遇於王家渡伍文定哨先進邢珣哨從之【贛】兵奮斬賊首吳十三賊衆敗走宸濠惧退保樵舍盡出金寶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

火焚之賊遂奔潰宸濠為兵士所執妻妃及宮人皆赴水死世子諸子及
李士實劉養正等皆被擒賊殺溺死者萬餘人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初
宸濠將反妻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痛
哭且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國家悔恨何及○八月
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亟從時王守仁擒宸濠捷音猶逐到京諸邊
將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獻俘宸濠之策而
上欲假親征南遊太監張忠等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上出師
駐蹕良鄉而守仁捷奏方至
上令追回待至南京另奏中途梁儲蔣冕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屢請通
銮不聽○九月
上至南京命太監張忠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統領京邊官軍萬餘人
前往江西勦捕宸濠餘黨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功時江西已寧

忠等妾邀許以為功

忠等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邀誅戮以為功而沒入其財貨軍馬駐省城
五閱月糜費浩繁江西之民不勝其擾
宸濠功也先是宸濠反
擢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為江西按察使僉都御史贛州府知府邢珣為右參政以擒
史王守仁巡撫江西諸司無官者三閱月至是始銓補○改都御

王陽明孝不宗朱程

議授 未泰即許泰許暉即劉暉皆邊將蹋姓也加靖初張忠及泰暉俱以罪廢斥瀧文敏奏議曰南征諸臣罪人已就擒動衷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奏捷財虎經過郡邑一空江西平民再遭荼毒誤先朝於過予撻固是於將讓他人成功掩為己有張忠許泰之罪大矣

議 王守仁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山人自幼聰明才辨擅名登時進士授兵部主事值劉瑾亂政以言事謫驛丞貴州文章氣節一至是復倡義討平寧藩之變勳業益隆命巡撫內廣撫平思田叛自盡蕩王受之亂以病疏乞休行至江西南昌縣卒有旨召還非大臣事君之道遂削其爵且斥其偽孝撈音謂其不決舍離不斷還非大學自任四方之士從之遊者甚衆其孝不亦天下云蓋陽明平生以講學自任四方之士從之遊者甚衆其孝不宗程朱而以良知為揄鎖其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

所謂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
又曰夫良知也以其妙用謂之神以其流行謂之氣以其凝聚謂之精
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
陽陽根陰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
皆可以不言而喻矣又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
聞而專志於是則精住神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
愚按陽明講學全宗仙佛而假儒書以文之此三書之言乃其肯綮要
妙固已大段洞露分明招認矣近日士大夫乃有以陽明為真聖學尊
信傳授而隨声以詆朱子者亦獨何與愚謂陽明文章功業儘足以名
世不消講學講學亦不消宗信佛老而詆訾程朱講學宗佛老而詆程
朱反增一痾贅而為文章功業之累矣萃來陶孝之榜削爵之命惜夫
愚於孝節通辨之頻詳志道君子將之

冬有旨禁約人民不許蓼豕交易賣字緞遠者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
以俗呼豕為猪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遠近流傳句月之間各處城市鄉
村居民將所養猪只盡行殺賣賦價賤售小猪埋棄一時駭異

正 庚辰 正德十五年

正月 上在南京欲就南京禮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
舊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倚從彬恃恩跋扈傲很無人

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時
諸司皆倚之為重宇特正而鎮
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柔何
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城中鷹駭督府遣人來謀于宇宇曰守
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為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
計遂不行○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掌士石寶侍講學士
李廷相為考試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
上南巡故未廷試○三月楊廷相毛紀題請迴鑾舉大禮以安人心切惟
大祀之禮行於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見即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為非宜天
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
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

秋

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亟賜頒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積致生他釁未報○五月江西大水○秋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沂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將晃自執章奏懇請還蹕沆晚於行宮門外自未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 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且下便要還蹕儲等乃起○十月調兵部尚書王瓊為吏部尚書○是月

上自南京班師凱旋十二月駐蹕通州宸濠及逆黨宦豎等皆伏誅先賜自盡乃焚其屍而揚其灰○起胡世寧為湖廣按察使未抵任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先是世寧以論宸濠謫戍廣東及宸濠反乃釋還鄉

有便既而廷臣交薦起之遂有是擢

謹按嘉靖中胡公世寧累官大司空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贈少保謚端敏公幼極艱貧而天性孤介不盡其憂國薦賢之心老而益篤觀奏議十卷可見矣崔侍郎銑撰四貞詞記曰自閣閻人谷大用八人思盡君以極其欲而燕遊放八人又進刻瑾使攝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司馬之為宰而黨與分自瑾逐少師刻公而相構構失自枕兵言官而言路塞自遷秩兌罪以賂而利門肆朱寧進而閹宦衰江彬入而巡幸興官輕而頹民窮而盜梁夫思亂驕藩伏隙而生心宸濠反矣胡世寧曹暁之持法孫燧許逵之死義嗟夫懿哉若人政堅有底于患哉

正月上還京

辛巳正德十六年

臣建嘗觀於正德之際而知天意之祐我皇明於永永也正德間瀕危者有數事焉逆瑾滔天八黨亂政無異於漢五侯十常侍唐元和甘露之黨也流賊之擾遍及於兩畿山東河南川蜀江西之境無異於漢黃巾唐黃巢元紅巾之亂也宗藩宸濠之變無異於漢七國晉八王之禍也召邊兵入京無異漢何進召董卓之舉也武皇之雙幸盈朝政在臣下巡遊燕樂荒棄萬幾無異於秦隋漢唐之季也於乎前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正德朝叢是數者而國家安如磐石豈非天意祐我

嘉靖之圖以肇固

欽順上疏言久任超遷之說

治體確論

居官如郵傳

皇明於不拔乎。昭然矣。昭然矣。

召南京吏部右侍郎羅欽順。嘗上疏言。久任。良法。而併及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為流通。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時不能用。欽順江西泰和人。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菴。由翰林編修。累官南京吏部尚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歸養。丁憂服除復起。為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皆力辭致仕。家居二十年。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為事。足跡不履城市。識者謂其辭冢宰一節。真有鳳凰千仞之意。雖孟子之辭萬鍾無以加焉。所著困知記若干卷。深明性命之理。及古今孝術儒佛朱陸之辨。卒歸於一。超遷之法。與九任相為流通相為補助。此識。治。體。確。論。為國莫要於此。

祖宗朝。皆行之成化弘治以後。乃漸不然。今日惟從事於循資速遷之制。誠有如歐陽子所謂官。居。處。而感事慨時。著其說於治安要議。閣閱困知。記。浔此深喜其先得我心。惜不及見其文焉。竊摘附卿說大畧于左。治安要議曰。夫超遷之法。與九任相為流通。相為補助。若非超遷。嘯級而擢。則自知縣至尚書。階級繁多。其勢不得不速遷而況司銓衡者又為循資速遷以弭謗怨乎。此久任之所以不能行也。考之天順以前。任之賢者。或先超遷而後使之久任。或先久任而後超遷。以補之

大臣迎上自興繼入統

朝暮三四之說

如周悝由長史徑陞侍郎。于謙由御史徑陞侍郎。王翱由御史徑陞都御史。所謂先超遷而後使之久任也。如陸瑜由布政徑陞尚書。何文淵由知府徑陞侍郎。陳璉由知州徑陞知府。知府徑陞按察使。又徑陞布政使。所謂先久任而後加以超遷也。愚謂循資而速遷。與久任而超遷之說。總而言之。其為遲速。乘除適均。無分毫於國於民則所損益天淵矣。正所少損多為之說。

使仁

二月 上不豫。三月十四日 上崩無嗣。慈壽皇太后定議遵祖訓兄終弟及之言。為遺詔遣文武大臣迎 今上自興邸入繼大統。

詹氏濤曰。昔司馬光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然自今日觀之。不在官。不在民。皆在權貴貪黷之家也。如正德末年抄沒江彬家産。黃金七十櫃。每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每櫃二千兩。金銀雜錫鍋四百口。餘物不可勝數。夫以此等錢財。使賢畢真。盧明泰用。等之籍沒其多。其富何啻敵國。況合群姦八黨。衆義子各鎮守諸逆。黨宸濠威嘉靖初兵科給事中夏言頃緣。

移之於販民。則可以得民之心。移之於餉軍。則可以倍軍之氣。而乃藏之於權幸私家。以致百姓困窮。府庫空虛。如之何其可也。愚按正德中叛沒權姦貨財狼籍之數。惟劉瑾朱寧江彬三人畧見於記載而已。不當何如耶。

先朝内外。姦人交通。盤據蒙蔽主聽。竊弄威柄。朝政廢弛。言路壅通。將一應章奏。或遷延沉匿。不與聞達。或改捏旨意。肆為欺罔。威福大權。盡墮姦人之手。内閣莫或參預。六科徒事論駁。御史無能糾察。該部不敢執奏。紀綱大壞。姦黨橫行。蓄患邊防。流毒海内。上干天変。下失人心。十六年中大權屢作。貽憂杜稷。壅蔽之禍。於茲極矣。如先年劉瑾捏寫旨意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礼監隱藏不報本又數百件。以此欺蔽。何為寒心尚賴皇天眷祐宗廟有灵社稷不致顛危乃幸耳。

四月二十二日

今上即皇帝位。○五月初八日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誉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葬康陵

梁儲忠慕清修

少師太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儲立朝四十年餘。多自蔽掩不誇其功。不言人過失。施德於人。不責報有庶其德。及操戈者亦不較。謗言至。居之恬然。宸濠初未反。多納交士大夫所餽。皆有籍記。及濠誅閱餽籍。惟儲無之。平生輕財。周急。忠慕清修。田園少負郭。沒未幾。子孫或不免貧之。

文康
海大
臣体

正德中雨。簷子錦衣千戶。言。雹靖初復以定策迎立功。簷子錦衣指揮世襲皆辭不受。後數年。卒贈太師。謚文康。

霍氏韜曰。梁文康公在武廟時。色温言孫。無所忤。於權姦宏。齊密圖權姦亦不大肆。迨臨大節則屹不可奪。威武大將軍勑書死不草。上奏藩請地。片言尼之。復渾無跡。度量含弘。或誣公黨宸濠。假衛兵公嘿不辨。攻訐者益銳。甚者曰宜族誅。給事中田賦公主甲戌會試。取士也。亦詆公曰。沒公之貲。可咸天下租賦一半。公亦不較。御史李鐸詆公。甚議別擢。公曰。舉不避仇。古今通制也。立擬擢鐸天下訐公者。皆獲直。名安謗垢。終身焉。公去位。後大臣被劾。無不辨者言官攘危。重足偃僂。乃思文康公。實浔大臣体。又曰。扼相權不中傷士。惟公按梁文康公相業。於前論之詳矣。公為人温良易直。沉厚韜晦。所居無赫赫名。以故一時人未及盡知。去後乃致思焉。其尤所難者。清節偉量二者。前輩官居内閣而貧者惟薛文清。今梁文康實與匹休。然文清居内閣僅數月。文康居内閣十餘年。在文康為尤難也。所謂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積。文康有焉。李文達謂楊文貞以攻巳者為輕薄生事。必務黜之而後快。而文達復躬自賠之。二公稱名相。且然。他可知矣。梁文康之若漢丙吉。若唐婁師德。若宋王旦。若国初夏忠靖。庶乎其

詔稱

孝宗皇帝為皇考。上　慈壽皇太后尊號曰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又奏
聖母懿旨上本生父母曰　興獻帝
興國太后時大學士楊廷和及禮部尚書毛澄執議以為人後者為之子
不得顧私親以　今上比漢哀帝及宋英宗故事也既而南京兵部侍郎
廣書與禮部主事張璁桂萼及養病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兵部主事
霍韜等杭議謂　今上以
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與漢哀帝宋英宗為人後者事體不同尊
號宜具以稱朕為得禮爭論數年始成聚訟後竟再下詔改正稱
考宗皇帝曰皇伯考。上　興獻帝尊號曰
皇考恭穆獻皇帝。　聖母章皇太后各正厥名焉
愚謂定此大礼似不消多言只遵聖经一語決之矣子路問於孔子曰
衛君待子為政子將奚先曰必也正名乎夫衛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
祖名實紊矣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故孔子不得不以正名為先今
武宗無嗣

聖天子以獻皇帝之子遵皇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其倫叙名稱固已素定所謂天親不可以人為豈得假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說及宋司馬光輩僕国之議以溷之哉善乎方公獻夫之言曰臣非敢謂宋人濮王之議不是今日之事不同也宋仁宗無子今我　今上未嘗育于
孝宗有　武宗為之子其不同一也宋仁宗嘗育英子于宮中立為皇
子。以
獻皇帝子止　孝宗也其不同二也宋濮王有衆子今
而強附哉愚謂就執民間承繼之說與夫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說以例
今日亦背戾不通蓋民庶繼嗣必其無子而後出為人
孝皇已有子。武宗矣乃復強為之繼。　武宗未嘗有子也乃不思所
以繼之
獻皇帝子止　聖天子一人乃欲奪之使他繼是一舉而三背礼三不通
矣文烏得牽合而強附哉夫由前則三不同由後則三不通此事似若
至明而當時舉朝昧之者何也由有數說焉一謂
孝宗十八年之深仁厚澤不可使之無嗣也而不思無嗣者、武宗非
孝宗也、二謂不可忘　昭聖迎立之恩不可不事之為母也而不思迎
立公也、母以報之私也　三避迎合之嫌而希犯顏敢諫之風而慕面拆
廷爭之忠也而不思易道隨時變易礼時為大順次之不可適莫而意
必執一而膠柱也四由近世士大夫胥見於漢宋諸君立後之事膠葛
於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說而不知我
朝自有制度我

一正名而天下定

太宗建都燕京

皇子之訓主於父沒子繼兄終弟及與漢宋諸君立姪故事大不相侔也五代人君抑私情尊大宗自謂秉義執礼也而不知父子天性不可解孝子莫大乎尊親今群臣未及贈封父毋則朔ㇾ然皇ㇾ然而乃欲以沮遏聖朝尊親之孝是何待已之親與待君之親與待君異也豈所謂推已之恕豈所謂移孝之忠乎是數者皆惑於似是而不知其實非遂至於舉朝聚訟而不可解也是故必繼統不繼嗣始為名正言順父子兄弟親ㇾ尊ㇾ各得其當而無嫌一正名而天下定矣多言聚訟奚為愚之為此言也若發於嘉靖之初似涉獻諛今者於此宛實昭国是後世必有能諒吾言者

嘉靖初大學士楊一清疏曰

太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備又以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警是以禦外侮真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承平兵務漸弛至正德已已之秋北狄侵侮幾危宗社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乃于三大營中挑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操是為團營體統尊嚴條教明肅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挨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其選剩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成化初年復置後增為十二團營布分益嚴我武益張于時一有驚報大軍一出四方懾服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脆實者出錢包班而具名徒存貧難者幾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襤縷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安能為國以捍禦百戰之虜哉每遇有警欲挨一二萬之兵未免各營通行挑選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為累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有餘石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血之餘也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當事豈不為之寒心哉至於統兵將官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緩日月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關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傳為笑口是不堪用徒費芻粮也中夕皆知京軍為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群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軍征

團營因陋就簡

驚言ㇾ

當事者不為之寒心

外侵邊兵不可掣調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啟邊人輕視中原之心不可
聞於四夷不可訓於後世矣今不為後益難圖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
法溥優恤之恩禁侵削之害嚴後占之條痛革宿弊脩復舊規使耳目一新
精彩一變所以壯國家之元氣而生民之命脉者庶其在此也

謹按 此疏言一代京營沿革利病曉然歲費百萬粮芻而緩急一無所用言京營而天下可知也愚嘗謂有兵若此不如無之兵而無用而歲遣御史督之赴弗思甚矣觀近時事益可徵近浙西寇作朝廷徵七省兵討之而置中外數十萬衛兵於不齒惟議調湖廣之苗兵廣西之狼兵與夫召募山東之鎗手河南廣東之新兵而已嗚呼衛軍無用曷若去之柰何猶脵民膏血以養此無用之物為耶故愚以為不若罷軍勿清停清軍官勿置勿差任其消耗而從事於隨圖里編民壯之制以做寓兵於農斯為更化善治可久可繼夫治國猶治家也治家者必畜猶以捕鼠畜人以吠盜則汲汲然思易之矣焉有盜常也今人家苟畜猫不捕鼠犬不吠

王鏊震澤長語記正德以前各處稅粮馬草折徵銀各鹽課銀各鈔關船

料銀及雲南閘辦銀每年入數總計二百四十三萬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銀
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軍俸銀及折粮銀共六十六萬六千餘兩
萬或三三十萬
聖旦千秋等節用三十九萬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天下王府銀
盤水礮崔儀伏等用共三十萬七千餘兩每年出數總計二百萬兩

謹按 此我朝歲用銀兩出入大約總數也其不時災傷蠲免賑濟營繕
征討冊封所費並不在此數

震澤長語又記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
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
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員五萬五千餘各項祿粮
約數千萬

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秋稅粮大約二千
六百六十八萬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粮各邊缺軍

餉。各省缺俸廩。

霍韜疏

讀按 此我朝歲用粮米。出入大約總數也。除災傷蠲免亦未及計

震澤長語又云祖宗時歲用省於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十二萬。其餘可推。又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靴鞋。令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

讀按 此我朝內府歲用後來日增之大畧也。即此二者推之其餘可知矣

嘉靖初詹事霍韜疏謂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郡。惟一周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賓不計也。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孫日益繁衍。祿粮所由不給也。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五年。軍職八萬一千有奇。以二萬視八萬

增四倍矣。由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矣。俸粮所由不足也。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一十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由二百而一千七百。踰八倍矣。俸粮所由不定也。再按矣下文職洪武初年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宋曰。紊臣博考前古。若光武中興鑒前世官冗之弊。裁省天下四百州縣官止七千五百員。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千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我

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今文職計之。蓋已逾十萬矣。是職員極冗未有其於此時者也。是供億所以日之民日益困也。

讀按 自漢唐以降宗室之繁戚員之冗皆未有若我朝為最者。宋蘇轍曰。國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足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礼法節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神宗之始宗室祖免之外不復推恩此事使今世欲為之將以為迷人心遠舊法不可言也。而況於行之乎。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最至極之弊。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誠使今日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則見在者無損而將來者有限。要之十年之後見其利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為痼疾。今臣亦云建按蘇氏所言雖為宋發。然揆之今日事勢實大類焉。敬著其言為謀

國者賛
決一助

嘉靖初詹事霍韜奏劄曰臣聞漢文帝入滋大統首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穀出入幾何陳平對曰有主者文帝此問實人君初政之首務也臣頓　陛下推廣此問可乎如蒙首召户部問之曰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内府需費幾何百官廩禄幾何軍士粮餉幾何三邊供費幾何藩封禄米幾何内宦月粮幾何較之今日歲計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蓰於昔者乎年代愈深流弊愈極蓋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中外文職幾何次召兵部問天下軍職幾何次召禮部問宗藩内臣幾何次召工部問各監局歲費物料幾何各以　祖宗朝額數較之今日增加幾何命六部皆具大數揭帖朝夕觀覽則所以恐懼樽節之思自不能已心由此正慾由此寧祈天永命之道由此馴致矣

量入度出之意

霍韜憂国爱君之誠

霍文敏此疏惓惓憂國愛君命六部開具大數揭帖置之觚座朝夕觀覽使君心照然惕然於其所以節制而變通之此誠納約自牖不戒以孚之妙其有益於國家生民非淺淺矣又嘗覽唐宋故事而有感焉唐李吉甫嘗撰元和國計録宋蘇轍嘗作元佑會計録皆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以為豐殺增減者也使今之知者亦倣而為之歲七計定國用朝為一卷遍為一今日宜依唐宋故事每　御覽使國計大綱瞭然在目知或一歲之出則推移有無截補長短者不急之用量入為出則國計不匱而歲用有餘矣建按白霍二公之言實出則國計謨至計與卷内所載羅氏一清任官練兵之説皆今日聖君賢相所當留意最急省故併叙于終篇江湖芹曝盡於此矣

聖君賢相所當留意者

不忍遽離聖母

黄河清聖人出

續

四月壬午

上辭與獻王寢墓成拜慟哭從官莫不流涕○癸未車駕發安陸　上不忍遽離聖母曰吾兒此行荷負重任慎無輕言　上對曰謹受教駕行安陸民人老幼攀戀塗從内臣張佐戴永長史袁宗皐指揮駱安等凡四十餘人所過約束不擾至河南渡河有父老拿舟者曰昔我　聖天子初生之年此河清三百里者三日當時謂黄河清聖人出今果然矣○癸卯上至京城外御行殿楊廷和請　上由東

日中登極

安門入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極。上遂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
日中登極詔天下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凡所開列一從正德間故政薄海
內外無不鼓舞快覩

鄭曉曰帝英武剛斷諸逆鮮屬巡遊而臣民無恐兵革時起而堪
後不煩御矣佞而果于用法不相假借大漸之際為天下得人。
竟開太平之治也。

梁李紹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正德十卷